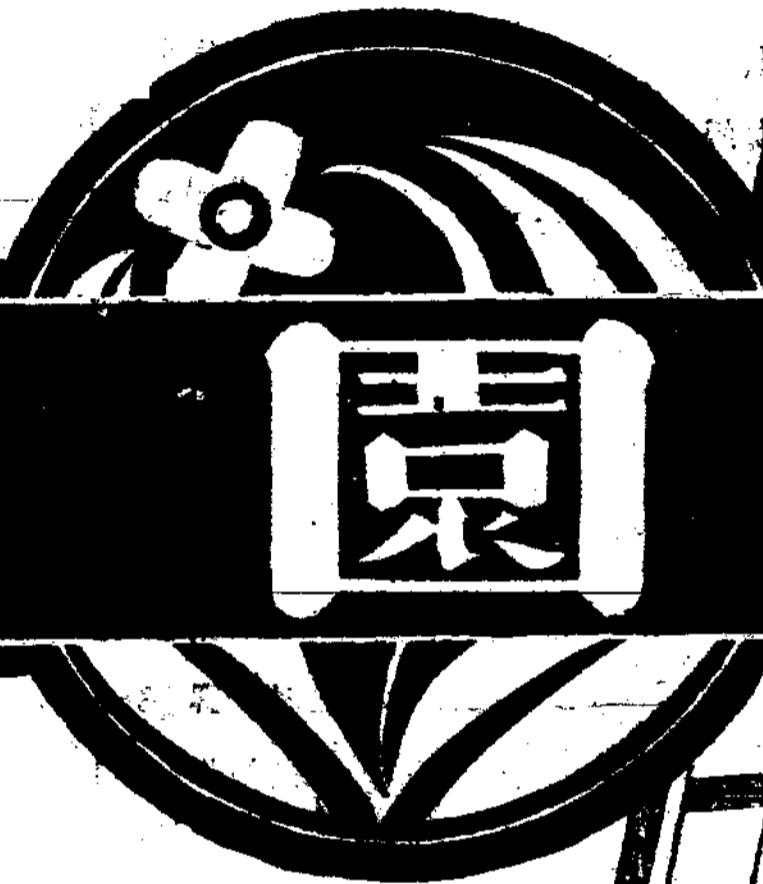




學園



五月

南京圖書中心

學園第九期目錄

短論 從一個朋友的死談起
鋼鐵與渣滓
學校考試制度的我見

從莫斯科到開羅
研究時事的一點經驗
怎樣處理一個討論會
革命的武器和革命的人

論不羈的人物
將軍的武器怎麼揮
招兵(小說)

詩 道勞兩屍
飯

文人薈萃的地方

青年園
兩粒藥丸
兩同學
白莎
晚課
秋之唱(詩)
腐蝕(詩)

後話

志仁【1】
知【2】
秋雲【3】

張定宗【4】

一羣【5】

荷躬【9】

蕭彥【15】

文力【17】
牛【18】

李列陣【35】

終【36】

【38】

何秉歐【40】

李惠連【44】

筱君【41】

張燄【43】

彥【42】

【33】

【45】

波

卅二年十一月廿五日

| | | | | | | |
|--------|----|--------|--------|-----|-----|-----|
| 總發行所 | 定價 | 印刷 | 出版 | 發行 | 主編 | 社長 |
| 廣東坪石上街 | 三元 | 廣東坪石下街 | 教育新時代社 | 許崇清 | 林礪儒 | 許崇清 |
| 羅文供應社 | | 文匯印刷廠 | 廣東曲江河邊 | | | |
| | | | 廠第四號信箱 | | | |



從一個朋友的死

談起

最近我聽到一個不幸的消息：一個青年朋友病死了。

由於這個朋友的驟然的噩耗，使得我一連串的想起了他生前的情形，想起了他生前努力工作和刻苦讀書的情形。的確，照他當時的情形看來，不管從身體方面講或精神方面講，他都不應該早死的。然而，不應該早死的人竟死了。

他究竟因為什麼病才死的，一直到现在我還不十分清楚。但是，顯然的，他突然的死是和他的健康突然惡化有關的，而他的健康突然惡化，又和他努力工作和刻苦讀書的過度情形有關的。

因為他的死，我又一年串的想起了許多病死的青年朋友，他們多多少少也是由於努力工作和刻苦讀書的過度情形而病死的。因此，我的一掬傷心之淚又不僅僅是為那一個朋友而流了。

然而，僅僅流淚是沒有一點用處的。不，我們要擦着眼淚，而以

死者的噩耗來警告生者，因為在許多青年朋友里，有一些是將病，已病，或則甚至也接近死亡線的。

有一句俗語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青山是生柴的，只要有青山，就會有柴。但是，如果砍柴連青山也一齊砍去，那麼，柴就永遠沒有了。

這是一個警喻。我們的身體好像青山，而讀書或工作又好象是砍柴，倘若身體健康，不管讀書或工作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讀書而讀得過度，工作而做得過度，不注意身體的健康，甚至落得一個「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下場，這不是太可惜了麼？太痛心了麼？

因此，我們覺得：身體第一，健康第一。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就僅僅注意身體，注意健康，我們在注意健康之外還要注意讀書，注意工作。不過，在這裡我們要當心的是，我們首先要從營養和運動兩方面來注意健康，而在讀書或工作的時候不要過度，不要使健康受到損害。

談到了這里，也許有朋友要問：目下在物價高漲的時候，那裏能顧及營養呢？並且當工作的時候有時連讀書的時間都抽不出來，那裏又能顧及運動呢？

我們的回答是：在百苦中，我們要爭取最低限度的營養；在百忙中，我們要爭取最低限度的運動。在青年的時候，我們如果不注意身體，不注意健康而因此患了顯然的或隱然的重病，即使不影響到生命，也會使一生都受了累，而減少着讀書或工作的效率。「志仁」

南京圖書館藏

鋼、鐵與渣滓

近來書店中關於青年修養和處世教育成功秘訣之類的書籍，銷路特別好。許多青年朋友們，大都以這些書籍作為主要的讀物。這是一種好現象，同時却是一種壞傾向。

這怎樣說法的？

抗戰以來，許多青年朋友們，都抱着滿腔的熱情，完全忘我地投身到抗戰工作的各個部門去，他們大都給這份樂觀的氣氛所感染，看不清抗戰的長期性和艱苦性，忘記了現實生活的複雜性和多樣的變化，滿以為一切都單純化了；今天參加工作，明天就可以得到勝利；過去曾存在着的種種複雜的人事問題和糾紛，現在總可以在「抗戰第一」的大前提下化為烏有；過去曾存在着的由於意識和生活習慣之不同所造成的人與人間的隔膜，現在總可以在「工作第一」的總原則下彼此打成一片了！……然而，希望

理想畢竟與現實生活是有距離的，他們在工作過程中，不只一次的碰到了與他們原來所想像的完全不同的現實，他們是碰壁了。於是他們便失望地退出了原來的工作崗位，退出了抗戰的隊伍。

過去沒有一個時代比得上今天的現實生活這樣的能給予人們以更多的考驗了。在這「歷史的考驗」下，一部份青年便從此消沉下去，另一部份的却被磨練得更加堅定、沉實，還有一部份的則終日浮沉於潮流間，滿想有一天能爬上一新貴的階梯。

於是，許多粗製濫造的青年修養和處世教育之類的書籍，便上市了，並且得到不少顧客。

青年朋友們由於在現實生活中碰了壁，因而歸究到自己的修養不夠和學力待錢。於是毅然決然地重過學生生活，或去找些關於做人處

事入世之類的書籍閱讀，這仍是一種值得嘉許的行為，一種好現象。如果他們的出發點是為着加深理論的修養，藉此檢討過去工作的缺點，整理過去工作的經驗，作為今後工作的指標和依據的話。

然而確有不少的青年們，他們的出發點恰恰和這相反，他們希望能從這些書本中找到多少「秘訣」，使自己能多學點「乖」，使自己能更圓滑地應付環境，爬上一新貴的階梯。這就是一種壞傾向。

待人接物的方法或技術，固然是我們所應該講求的，然而它不過僅僅是為保證工作的效果達成工作的目的底手段罷了。離開了工作立場或抱着不正確的工作態度來談「修養」來談「處世」，那結果便成為最庸俗的市儈主義者了！

現實是最無情的。經得起它磨練的便會變成鋼鐵，社會的棟樑；經不起它磨練的，便會變成渣滓（！）人間的廢物：誰都不願投機取巧！（明）

學校考試制度的我見

我做過十多年學生，也做過一兩年先生，過去我反對考試，現在我還是反對考試。

有人作過統計，從小學到大學畢業，至少要經過一百次以上的考試，尤其是在中學階段，考試簡直是學生的鬼門關，試期一屆，就彷彿如大轉輪頭，「焚膏繼晷，徹夜不眠」者有之，「盡心竭力，作弊抄襲」者有之，甚或因用腦過度而神經失常，因落第留級而厭世自殺，既無益於學業，復有損於身心，可悲孰甚於此。

我會聽過到過這樣的意見，認為考試是測驗學生學業成績的高下的尺度，如果一旦廢除了考試制度，則學生學業成績的優劣將無法判明。其實，現行的考試制度，完全是「分高下於一日的短長，定優劣於一夫的去取」，以此來檢定一個

人學力的水準，將有何公允可言？在這裡，我可以舉出兩件事實，證明考試並不是一個良好的檢定學業成績的尺度：

某大學附中有一個學生，因學期考試不及格不能畢業，後來他改了一個假名，以同等學力資格投考同一間大學，竟被錄取。兩次考試的時間距離不過一個多月，我們很難假定這個學生的學業在一個多月中有什麼變遷。為什麼他在畢業試中落第而在入學試中放上呢？

民國廿八年度教育部在香港舉行全國國立各院校統一招收入學試驗，國文試卷由A、B兩教授擔任評閱，A教授打分數的標準：最低的六十分，最高的九十九分；B教授打分數的標準：最低的零分，最高的六十分。如果當時有兩個程度相等的考生，他們的國文試卷分別落

在A、B兩教授的手里，很可能因為這幾十分的差別，一個金榜題名，一個鰥羽而歸，那真是有「幸」有「不幸」了。

吾鄉有一句俗語說：決定考試得失的條件有五：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第五才是讀書。這些話當然毫無根據，但對於「考試決定學業成績論」者倒是一個很好的諷刺。

也有人說，考試固然不能檢定學業成績，但可以作為一種手段，迫使懶惰的學生用功，勤奮學生加勉。這種說法我也未敢苟同。一個教育者不能使學生自動向學，而致用手段來強迫，已大可哀。何況這種「強迫」的手段，究竟對於一個學生的學業成就有多大幫助，亦頗成問題，因為「臨陣磨鎗」，勉強記下來的知識，是不能在腦海中保留多久的。考試一過去，就完完全全交還給老師了。

在現行考試制度未能整個廢除之前，

（下接第23頁）



從莫斯科到開羅

張定宗

莫斯科三國——英美蘇——會議結束不及一個月，另一個三國——中英美——會議又結束了。這次會議地點在山色古香的開羅城。參與會議的首腦是蔣主席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會後發表聯合公報，要點如下：

一、今後對日作戰之計劃，已獲得一致意見，決以不鬆弛之壓力，從海陸空各方面加諸殘暴之敵人；此項壓力已在增長中；

二、三國進行戰爭之目的，在於遏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畧，決不爲自己圖利，亦無拓展領土之意思，其宗旨在奪回日本自一九一四年以來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並歸還中國之失地，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羣島等。

三、決定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與獨立；

四、爲達成上述各目標，三大盟國將堅忍進行其重大而長期之戰爭，以獲得日本之無條件投降。

這一聯合公報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在某種程度上它可以說是太平洋憲章。它的重要性在於：（一）確定以軍事壓力解決日本。而這種壓力已在增長中；（二）

歸還我國失土，如東北四省，台灣等；（三）確定朝鮮應自由與獨立之原則。這樣，它就保證中國能拔除刺底而且還將在戰爭中取得最後勝利。不僅如此，由於蔣羅斯福聯合公報的發佈，使中國現在已與盟邦以對等的地位表示對戰爭的共同態度了。這是一件在外交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中國以這樣的地位出現於國際政治舞臺上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新的歷史的開始是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的那一天。

十一月一日中英美蘇在莫斯科發表聯合宣言，宣言分七點，其基本精神是：盟國間的聯合行動當爲和平與安全的組織和維系保持下去，並聲明他們承認必須確立一種普遍的國際組織，以維系國際和平與安全，而以所有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主權平等爲基礎，這些國家不論大小都可加入爲會員國。

現在如果有人要問開羅會議發表的「太平洋憲章」爲什麼不發表在魁北克會議結束的時候，那次會議既然說是以遠東問題爲討論的主題，那我們就可以這樣說，因爲它——魁北克會議——是在莫斯科會議之前召開

的，當時，我們的宋外長祇在會議的最後一天參加了會議，而中國所以參加開羅會議及「太平洋憲章」，因為這時候莫斯科會議已結束了，中英美蘇聯合宣言已經發佈了。

我們之所以特別重視十一月一日在莫斯科發表的中英美蘇聯合宣言，因為這是中國百年來也即是中國自從有外交史以來以對等地位參加國際性宣言的第一次。我國參加這次宣言以後，已一反以往的國際地位在國際上開始對未來的國際和平負着重大的光榮責任了。

有關世界性的宣言離開了蘇聯固屬難於想像，但太平洋宣言——像開羅會議宣言一樣的——由中英美三國來決定，是未嘗不可的，即是說開羅會議宣言是在魁北克會議時發表的，可是它為什麼偏偏發表在十一月一日以後呢？原因非常簡單：中國以對等地位與盟國對某種事件發表共同態度十一月一日還是第一次，這想也就可以看出是誰在幫助中國以對等地位，出現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了。

開羅會議宣言在確定以軍事力量解決日本及歸還中國失地等方面，以我們中國的地位來說是深表欣慰的，不過，若真的把開羅會議宣言當作太平洋憲章，有些地方就得商酌與補充了。

首先就是打垮日本後該國政體的問題。在開羅會議宣言裏並沒有提到這一點，可是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在處理義大利問題上，英美蘇已確定了一個根本原則，是：「法西斯主義以及它的所有惡劣勢力和流派，必須徹底毀滅，義大利人民應賦有一切機會以建立以民主原則

為基礎的政府機構及其他機構。」。這種根本原則可以而且應該同時適用於處理德國以及日本問題上，也祇有徹底實現這一根本原則，未來的國際的和平與安全才有切實的保障。

其次就是朝鮮要在「相當時期」後才給自由與獨立問題，參加開羅會議宣言的國家既然「決不為自己圖利」，亦「無擴張領土的意思」，對朝鮮的獨立與自由何不效法「重建一個自由而獨立的奧地利」的爽快做法呢？而且在「相當時期」前，朝鮮依然是殖民地呢還是獨立自由的國家呢？如果屬於前者，它的宗主國是誰「大家都無擴展領土的意思」呢？屬於後者，它又還沒有經過一個「相當時期」，這樣就未免太含糊了。

再次就是太平洋上的民族問題，這個問題沒有被提到，但他們在戰後是不是再受着戰前那樣不合理的待遇呢？合理地解決這問題自然是困難的，但比較合理的辦法也應該被提出來哩。

此外還有香港問題，它並沒有像太平洋上的民族問題被人漠然視之：美國參院軍委會主席雷諾斯解釋中國宣言之意義時說：這是表示英國已允將香港歸還中國。但英國的意見到現在「十二月四日」為止對這問題還沒有任何表示。

由此我們可以說開羅會議宣言祇是中英美三國對太平洋戰爭及未來太平洋問題意見的初步基礎，它還有待於更多的太平洋國家來通力合作，使得太平洋問題也和歐洲問題一樣逐步趨於完滿的境地。

十二月四日

研究時事的一點經驗

一 章

首先我得聲明：對於國際問題這樣大的題目，我實在沒有什麼研究，而還敢於提筆寫寫，那完全是因為比較旁人注意得經常些，對於這一方面的問題多想一些而已。

不過，國際問題既然是一般青年朋友所關心的，我也不妨把自己的學習方法和經驗報告出來，供大家參攷。一開頭，我要講的是，在我們沒有進一步談到研究時事的立場和方法之前，我們應該先注意一個問題，就是興趣。爲了對於一種問題的研究發生興趣，這種興趣必須慢慢的去養成的，有了這種興趣，我們的研究可以有保障而繼續不斷了。這也就是孔子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

之者」的意思。單單在理論上知道時事問題的重要是不夠的，我們必須養成關心時事的習慣。就拿看報來說吧，有許多人是因為有人告訴他報非看不可他才看的，有許多人却是因爲自發的非看不可的習慣而看的。很顯然的，在這兩種態度中，前一種人的看報是不保險的，因爲他的看報還沒有成爲他不可或缺的習慣。那麼，我們怎樣養成關心時事的興趣或者習慣呢？第一，我們必須深刻的理解，這一個世界雖大，它的一變化是和我們國家民族甚至個人的利害有密切關係的，我們必須注意它，研究它。不過單從利害的觀點看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更進一步的了解，這一個世界上

不全的變化都是和人類的命運有着密切的關係，人類的命運是和我們個人的命運一致的，因此我們不得不關心它。例如一九三六年爆發的西班牙戰爭，我們很關心它，我們愛西班牙人民，恨法西斯。那並不是因爲西班牙戰爭的結果和我們有什麼直接的利害關係，而是因爲西班牙人民是和我們一樣的人，我們和他們之間有着一些共同的心的紐帶。所以一個人要真正的養成關心時事的興趣和習慣，不僅需要一個「世界的腦袋」，而且需要有一顆「世界的心」。他要變成一個真正的「世界的人」，用中國古人的話說，他要能真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憂樂發自衷心。有人問，你講「心」「大心」，「世界的心」，你不是一個唯心論者嗎？不是，恰恰相反，只有一個真正的唯物論者才能有，而且必需有「偉大的心」。

能够養成關心時事的習慣和興趣，實際上問題已經解決了一半。

剩下來的一半，大部份實際上不過是技術問題而已。

一、研究時事的立場和方法：根據我們上述所說的，研究時事的立場除掉以人民大眾的立場為立場而外，是不能有第二個立場的，因為只有站在這一個立場上我們才能接近客觀真理。不為一切主觀的偏見所迷惑。談到方法，問題就有些複雜了，不少人總以為有了方法，一切的問題就解決了，好像剩下來就是把材料按照方法來套就是了。我們時常在市場上不見一些國際問題研究法之類的書，有時竟厚至二〇〇頁以上的，這一類書的作者大概都是以為方法決定一切的，他們舉出世界上兩大營壘，一條戰線……之類的東西作為研究時事的方法。這些基本形勢的知識當然是重要的，不過究竟能幫助讀者多少，實在值得懷疑的。至於我自己，我實在沒有什麼成套的方法，我看過幾本近代史，經常注意一些有關的材料，找出幾個顯著的傾向，作

為結論，如此而已。據我所想，所謂方法，除掉儘可能蒐集一切有關的材料，在分析材料的時候，儘可能讓材料自己說話，不添雜絲毫主觀意見，從各式各樣材料中找出一些顯著的發展傾向而外，恐怕是很難有其他的內容的。話太抽象，讓我一步一步的說吧。

二、怎樣蒐集材料：材料的第一個來源當然是報紙報紙必須每天看，必須從頭到尾看，字里行間看，每天看是說不能間斷，一間斷就會同事件的發展脫節，日後再看不得要領，從頭到尾看是說不能看大標題下的大新聞了事，有許多重要的新聞偏偏就是小新聞，字里行間看是說要看仔細認真，不能疏忽，有時候一段新聞只有一句話，那一句就是問題的關鍵，因此看報的時候不能躺在床上用消閒的心情去看，而必須硬是「正襟危坐」的認真看，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在一般社會裏，看報好像已經變成了類似於吃瓜子一類消閒的事情了。

這是萬萬要不得的。單是看報還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想報，看完了報靜靜的想一想，這麼一大堆新聞里，究竟那幾條新聞是重要的，假如是重要的，那麼就應該以緊張的心情注意它的下文，看明天報上怎樣說。假如有朋友在一起，我們還要談報，有許多新聞自己看了可是不注意，旁人一講倒反而注意起來了，集思廣益，事多如此。報紙最好能多看幾份，不能，看得詳細些也就夠了。除掉報紙，此外的材料就是什麼了，在目前關於這一方面的什誌，有「文匯週報」「文摘」和「時與潮」三種都是可以參考的。這是說關於普通可以看到的材料方面的，假如能看英文，那材料的來源就更廣了。

三、怎樣分析材料：首先要注意材料的來源可靠不可靠，這就得要看地方，通訊社，材料的內在價值怎樣。辨別了材料的價值才能把握地運用它。有許多時候，關於一個問題的可靠材料不夠，那就非

常爲難了，一般的說研究國際問題「事實上其它問題亦莫不如此」，最苦的不是如何分析材料，而是如何搜集材料，有材料的地方要盡量搜集材料，沒有材料的地方要盡量把事情的發展的可能性看得活，只有這樣才不致流於主觀的武斷，有了可靠的材料，怎麼辨呢？把有關於一件事的材料放在一起先看他不

折清楚了，而我們要從當中得出的教訓也就會像泉水一樣天然地湧現出來。古往今來最輝煌的政治文章，決不會是從幾個原則出發的，而只是客觀的敘述了事實的經過，但是同時也深刻的分析了事實的發展，然後才能得出了千古不磨的教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我們做不到，但是我們必須奉以爲法。就如這一次意大利的政變，撲朔迷離，犄犄角角的消息，多得令人頭疼，假如有人能從這當中整理出一個事情發展的頭緒來，那不是一篇最好的分析

文章嗎？
四、研究時事怎樣修養自己的基礎：所謂時事，所謂國際問題實際上不過就是展開在我們眼前的近代史；「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爲了了解今天，我們必須了解昨天，要懂得在我們眼前展開的近代史，就必須懂得過去不久的近代史，在目前，我們就必須好好的讀一些第一次歐戰後的近代史，英國杜德先生著的「世界政治」，我們應該把它當成必讀書。此外，中文的關於這一方面比較可靠的參考書，據我所知道的很少。

撐船婦

一竹篙撐走了舊歲
迎面又是一個新年
任雪雨洒遍江流
冷風嘲弄着——

衣薄被單的孩子
但凍裂了的指頭
還緊緊地咬着竹篙
一下下插向河牀——
肥下了時日辛酸的痕跡。

× × ×

寒風在茫茫夜霧中摸索
船艙里孩子在啼哭

披離丈夫破爛的棉襖
還抵不住瑟瑟的夜辱

冬日的江流
不曾替江上人家

帶來有些微歡樂
只漂來一陣陣風雲與嗚咽。

× × ×

遠處吹來了
除夕鞭炮的繁响

有錢的夫戶

從不知道有飢饉與風霜

孩子
你且閉上眼睛

渡過這漫漫長夜
在冷風雪雨中長大的窮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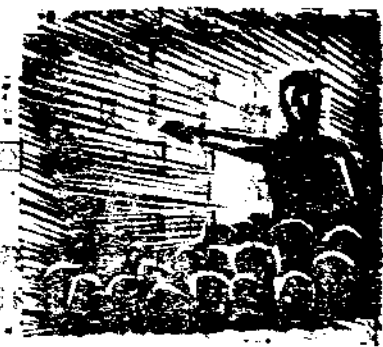
雖然不敢希冀

有片刻的歡娛與幸福

但嚴冬過後便是春來
明日的江流

將有着窮人的溫暖。

—林葉—



怎樣處理一個討論會

符躬

陶同學，我們的文藝研究會下一次「烏鬚不浪的夜」的討論會，大家都推舉你當主席了；你可有什麼感想？我們來談一談這個問題好嗎？

一、你當了主席

你那樣面紅紅，口默默的，你害怕嗎？
有的人，當他被選做一個集會的主席，他很高興，很樂意就答允的。他，滿以為這是自己大出風頭的機會，能在許多友好許多師長，尤其是許多女同學的面前，大顯身手，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啊！

你，你當然不會有這個念頭，我知道的。但是，你從來沒有在全校性的會場上幹過主席，現在要你面對着幾百隻眼睛的注視，要你負責領導一個學術研究集會的進行，總不免有點胆怯，也許說不定，你很害怕吃不清這件苦差事，你將要推辭，你想出種種困難和理由以圖

躲避，或者甚而要退出這一次的討論會……。

陶同學，這兩種心理，都是錯誤的。前者抹煞了整個會的意義及其重要性，單就自己出風頭着想，這是自私自利的表現。而後者呢？對整個會的意義固然重視，但對自己，就不免過份估低自己的能力，這足以妨礙自己學習的進步。同時這樣推辭，躲避，退出的表現，直接給同學們以不良的印象；間接又足以減低了同學們的情緒，也是有害於整個會的。

因此，你首先就要提高自己的自信心，當主席，並不是誰生下來，就有才能的，只要嘗試，你可以在處理整個會的過程中，獲得你意想不到的許多實際工作經驗和知識。但是，當主席的即使作為初次嘗試，也不能馬虎，不能隨便；而要認真地，主動地根據當前的環境，計劃整個會的

備置。

二、會前的準備

◎……◎ 你要怎樣處理這個會呢？

……◎ 錯誤
……◎ 觀點
……◎ 呢？這和當主席的有很大關係。他們都存

着兩種錯誤的觀點：有的以為主席是整個會的最高的主持人，對整個會的關係一切事情，不自由他作計劃，也該由他去動手幹，於是他就忽略了自已最主要的職責，而變成了一個事務主義者。他不去適當地分工，而把什麼都包辦起來；但是他本身的才能和時間有限，往往弄得包辦不能辦，辦而不能妥，這樣討論會當然弄不好的。又有的呢，恰相反，他以為主席是開會那一刹那的事情，其他會前的準備工作，與他毫不相干。他把自己孤立起來，有分工而不合作；這樣，不配合整個會的一盤工作一起進行，這個會能有好結果嗎？當然沒有。

◎……◎ 現在，是你當主席的時候了，應該先想

◎……◎ 意見
◎……◎ 一想過去的同學們是怎樣當的？批判地，

吸取他們的優良的地方，補充他們的不足
的缺憾；而且同時，要避開和改正他們的那些錯誤，如
果有不懂得的，或者恐怕有遺漏的，可以請問有經驗的
同學們和師長們；只要你能忠實於自己的職責，他們一
定樂意幫忙你。

◎……◎ 擬訂
◎……◎ 大綱
◎……◎ 多時間，你又可以在從祭去作會前的準備工

作。我們怎麼樣討論「烏爾不浪的夜祭」
呢？這只要我找一找研究過的書，把量一擬訂一
個討論大綱就可以了。但是，怎麼樣動員同學們熱烈參
加我們的討論，這才是一個大問題。我們不只要所有來
聽研究的會員參加；就是會外的，沒有學習文藝興趣
的，從小關心身體研究的同學們，也要儘可能地吸引
，使他們自動地，也隨我們一起出席討論。

◎……◎ 擴大
◎……◎ 廣告的號召。所謂擴大，並不是單張廣告

張貼的堆點，能吸引同學們的注意和興趣，在廣告上
，你要告訴同學們，討論那篇作品的天綱程序，而且爲
了同學們易於充份準備，你還應擬定討論項目的輕重而
予以時間的分配，和問題的參考材料。

「烏爾不浪的夜祭」是登在「文壇月報」上的，目
前同學們有這份雜誌的很少。要以那麼少的本子，供給
那麼多的同學在同一個期間閱讀，是不可能的；但是，
他們如與沒有讀過，也無從談起討論。爲了這，應該
花多少精力，把那篇作品的內容介紹出來；或者乾脆地
報，請幾個同學把那篇原文重抄一次，覆上了插畫，像壁
報一樣張貼出來。

但光只是宣傳，也還是不行的。這只

能招來了一羣「參加」而去準備「討論」

的人而已。許多集會，出席的人非常多，

但發言的人却少得可憐。這是甚麼緣故呢？最主要的，

就是他們事前沒有準備。我們不只要多人來聽，也要多

人來說。怎麼樣才說得普通，說得完滿呢？這就須要你在

在會前督促多方面的同學們和師長們對某一項負責搜

集材料，準備討論發言。我們這次對文藝作品的

研究，一定要知道這件作品的生平，作者的創作經

歷等等，但是同學們知道這些嗎？那就請師長們

負責作報告了。有人說：「那是一篇革

命的浪漫主義的作品。」

文藝思潮發展有研究

準備

節目

報告

專門的關心和渴望

能和新發展，就該

是爲了調劑我們討論

遊藝節目，常常能振起

緒。

如果說，要振作人們的精神，提高大

們的情緒，對於討論會地點的選擇，會場

的佈置，有很大關係。會場的環境呀，燈

光的色彩呀，座位的安置呀等等，跟討論會的性質能否

調和一致，足以影響會場的氣氛的。

陶同學，這好幾項工作，都須得靠手

自己

這幾項工作的同學們，取得精利的聯

和他們的主任有機地配合起來。如果這一切，都獲得

順利而完滿的解決，那麼，這時你該幹你自己的最主要

的事情了。你是主席，你一定要比其他出席的更充分地

了解討論的內容，那才能領導整個討論的過程。因此，

你該用多點時間，搜集各方面的材料，有系統地，全盤

地明白討論的問題，並要提出點疑問，多找些點反

對，並且把各部分項的，總括的，擬定結論，以充分地

應用於討論。

在會前，能在多方面有充份的準備，對討論的提問

有決定的作用。而會中，既有準備，到了開會的那一天

你一定是有胸有成竹了。

討論前及討論中

陶同學，你開如果臨近了開會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呢？你，先要早到會場。幹
什麼呢？你要先看看會場的佈置。看它
沒有按照原定的計劃完成？所約請發言和担任游藝節的
的師長們和同學們，有沒有都依時出席。你是當主席的
先要以身作則。遵守時刻出席，才能糾正過去大家那
種不守時刻的壞習慣。

如果到了時間，宣佈開會了，我們的
文藝研究會的會，也由幹事們報告過了
那麼現在該由誰來主持了。陶
同學，這時你該帶着一切準備好了的材料，走向主席台
去。但是，你怎麼發言呢，展開這會場的討論呢。首
先，要像過去討論會一樣，把討論大綱和所討論的時
間報告出來，請求大家發表意見，看看有沒有需要修
正的地方；沒有嗎？這個大綱就真是得到全體的同意的
過了。於是，你得以主席的地位，重新向出席者聲明討
論規則。比方過去集會所常犯的毛病：有的發言冗贅，
多而不當；有的離開問題中心，無的放矢；有的又囉哩
囉嗦，不時重覆他人意見等等，都該預先向出席的人們
聲明，請他們加以留意的。

於是，你就可以大膽地，按照「烏爾
不浪的夜祭」的討論大綱，一項項地，領
導出席的人們展開討論了。假如師長們，

同學們，那早有了充分的準備；那麼這次的討論，能否
得到完滿的，或者更出乎意料之外的收穫，能否給予出
席的人們一個良好的印象，都視乎你能否勝任愉快地掌
握住整個討論過程而決定。究竟應該用什麼「方法」，
才能適當地掌握住整個討論過程呢？這很難替你提出一
個「萬試萬靈」的方法。但是，倒可以提醒你，在展開
討論中，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在展開討論中，也許發言的，相當普
遍，而又相當熱烈；那麼你當主席的，就
要始終一貫地，把握着每一個問題的中心
。每個問題跟其它問題的聯繫；別要讓他們把問題拉扯
到遠處，也別要讓他們發表重覆的意見。如果發言有些
小問題，過於花費時間的，或者不值得再加以討論的，
或者又會分散人們的注意力的，你該立刻提出，把它結
束；或者由你作一個簡單的結論。如果又有些什麼問題
的爭論，相持不下的；為了避免拖長時間，你該請師長
們作一個正確的解答和指示；或者暫時保留原案，找機
會再作一次專題的討論。

許多討論會，開始時，都集中火力對
前幾個問題，不斷地爭相發言，拖出許多
不相干的東西來。但是怎知越拖越長，却
花去了大部份時間；到了後幾個問題，預定的時間又不

許多討論會，開始時，都集中火力對
前幾個問題，不斷地爭相發言，拖出許多
不相干的東西來。但是怎知越拖越長，却
花去了大部份時間；到了後幾個問題，預定的時間又不

許多討論會，開始時，都集中火力對
前幾個問題，不斷地爭相發言，拖出許多
不相干的東西來。但是怎知越拖越長，却
花去了大部份時間；到了後幾個問題，預定的時間又不

許多討論會，開始時，都集中火力對
前幾個問題，不斷地爭相發言，拖出許多
不相干的東西來。但是怎知越拖越長，却
花去了大部份時間；到了後幾個問題，預定的時間又不

許多討論會，開始時，都集中火力對
前幾個問題，不斷地爭相發言，拖出許多
不相干的東西來。但是怎知越拖越長，却
花去了大部份時間；到了後幾個問題，預定的時間又不

許多討論會，開始時，都集中火力對
前幾個問題，不斷地爭相發言，拖出許多
不相干的東西來。但是怎知越拖越長，却
花去了大部份時間；到了後幾個問題，預定的時間又不

是用了，於是趕快地，粗枝大葉，一筆抹過去，就算作結束了。這個會，所得的結論是什麼呢？前一段，就過於詳細；後一段，卻又過於簡單。本來，開會的所有時間，並不很多，如果當主席的不懂得珍惜時間，爭取時間，把時間按照所討論問題平均分配，那麼結果，不是弄成所謂「頭重尾輕」就是硬把時間拖長，超過了原定的時間。開會時間過久，出席的人們精神也過於疲勞，情緒跟而渙散，什麼問題，也不再引起熱烈的、興奮的發言了！甚至有時更會引起出席的人們的反感。

……提高……
對於會場底緊張空氣，對於人們底熱烈情緒，你要機敏地設法保持，直到討論的結束。在討論的進行中，有時遇到大家都不發言，你可別讓這局面再僵持下去，而應立刻設法予以解救。你可以在會場上，利用性別，坐位方向，或坐位間距離的區別，發動發言競賽，由人們自己相互督促，這樣討論自然會持續下去。或者，由你在某一項的問題中，提出某點疑問，比方你說「烏爾不浪的夜祭」是一篇「報告文學」等等；或者提出某點反證，它的主題的高潮，不是跟着主人翁本身的各種矛盾的發展而發展，而是由於故事的事件的等等，藉以引起人們的辯論（但是，辯論時間別要過久，尤其是，別要把這個會轉變成辯論會）。又或者呢？某一時間內，你宣佈暫時停止討論，加插一點游藝節目；如果節目是精彩的，比方「烏爾不浪的夜祭」是描寫我們的塞北背景的歌，我們就找點「蒙古小夜曲」之類，富有詩意的精調和歌曲，來一個清唱，或者在月夜，也吹一吹它底主人翁底「哈的盧」那樣的一枝胡笛，這都足以揚勵會場的氣氛。

……作總……
那麼就要你，當主席的作總結論。你要把自己所會擬定的結論，對照一下，然後作總結論。這結論，可以看看這時的時間還充份與否？看看人們的情緒怎麼樣？而作適當的，或長，或短的申述。把所討論的整個內容，有系統地，作一次正確的報告；你要指出人們的某些錯誤，或遺漏了某些地方，你也要把你自己的意見，和所準備的材料，補充上去。在整個討論的過程中，大家所發言的，都很散亂；他們對問題全部的了解，都常有賴於主席最後所作的總結論。

……討論……
討論過程，有什麼感想，比方發言如何呀，情緒如何呀等等，不妨以主席的地位，也附帶提及一下。如果還有什麼別的報告，或者什麼游藝，就要跟着報告，或者表演了。這些，都沒有了嗎？那麼我們這個會，就可以宣佈結束，散會了。但是陶同

……尾聲……
尾聲

……討論……
討論過程，有什麼感想，比方發言如何呀，情緒如何呀等等，不妨以主席的地位，也附帶提及一下。如果還有什麼別的報告，或者什麼游藝，就要跟着報告，或者表演了。這些，都沒有了嗎？那麼我們這個會，就可以宣佈結束，散會了。但是陶同

畢，會雖然結束了；不過你當主席的工作還沒有完。

四、討論結束以後

陶同學，是的，你還有工作。

開檢……
討論會……
夜祭「討論會的整個過程，有什麼經驗教訓等等。你，一定可以告訴他，你當主席所有的感想啦！但爲了吸取這一次會的最完全，而又最正確的經驗教訓，那麼你該去徵詢多方面人的意見。你可以會同我們的文藝研究會的研究幹事，召開一個工作的「檢討會」；邀請多方面的人們參加，請他們不客氣地，對這一次討論會前的準備呀；會中的情形呀；會後在學校中所掀起的反應呀；當主席的，與其他工作人員的缺點和優點呀等等，具體地，批判地指示出來。

整理……
記錄……
對於討論會和檢討會的記錄呢？你是主席，你該迅速地全部加以整理。或者由你綜合起來，執筆寫一篇總結論；或者，由你記錄了各個人的發言，在全校的師長們同學們之前，公佈出來。在所有的意見中，如果還有什麼不完善，不充份的，比方就是「烏爾不浪的夜祭」的社會意義的那部份，那麼你就該請專門研究的同學們，寫一篇文章加以申述，加以補充。如果有某部份，即使是申述了，補充了，也還覺得不怎樣的好的，那麼就乾脆地，把有關這部份的參考材料，介紹出來。如果某部份，可以牽連到另一個問題的，比方從「烏爾不浪的夜祭」的創作方法上，說到今天的文藝創作的路向等等；爲了要提醒人們的注意和研究，也該附帶列舉出來。

出版……
壁報……
這份有討論紀錄，有補充文章，也有參考的發展中，有很重大的意義。它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是對那些曾經參加過開會討論的人們，幫助他們對於問題的深入的了解和記憶，一是於那些因事故，或者因沒有準備，和或者從不關心文藝問題而沒有出席討論的人們，使他們也能從中學到一點東西，擴大他們的視野和認識。前者是使人們對研究底「質」的提高；後者是使人們對學習底「量」的普遍。這就是爲我們的文藝研究會下一次討論會播下了更豐富，而又更寶貴的收穫底種子。

陶同學，對於「怎樣處理一個討論會」這個問題，我們說，只談一談；怎知就談了那麼多。也許，多少能够給你做參考吧。但這並不是死的教條，問題還在於你怎樣適當地，靈活地運用。當你幹過了這一次主席以後，從你自己工作的過程中，你將得到更豐富，而又更寶貴的經驗教訓。

革命的機器和革命的人

蕭彥

——論理智和感情的統一



更富於狂熱

更善於冷靜

憎恨得更深

愛得更疼苦

——艾青

有人說：「東方民族是崇尚感情的民族。」可是中國人却是例外。

「太上忘情，其次寡情」的道家思想，「致中和」（註）的儒家教條，確實在中國知識份子的感性生活上起了相當麻痺作用。

追尋所自，這是不難解釋的。在統治者看來，一切強烈的感情都是危險的東西。「搔首問天一，一長歌當哭」，縱然「怨誹而不亂」，至少是對現狀有所抗議。至於像屈原那樣「離憂致愁，傷懷永哀」的熱情詩人，那就更令人頭疼。況且，對於一個自高自傲，不滿現實的知識份子，要他「爲五斗米折腰」難，要他避跡山林，清靜無爲却易，於是「以理化情」的聖訓就應運而生了。

所謂「以理化情」，那就是說，以理性的生活代替了感性的生活，只要認識，不要感覺。「知其所以然」已經足夠，不必「有所動於中」，更不必「行其所當然

」，這自然就天下太平了。

時至今日，中國的智識青年當然比他們的前輩進步得多。逃避現實，超然物外的個人主義恐怕再沒有人贊同，然而兩千年來精神上感情上的麻木性依然殘存未泯。近來論壇對於今日智識青年的生活態度幾乎有着一致的批評，就是他們缺乏烈火一樣的崇高的熱情，對於人類的命運「甚至自己的命運」漠不關心，消沉冷淡。一天到晚吃吃喝喝，玩玩笑笑，以簡捷的方法享受一切所謂「一生之愉快」。至多爲了一點區區不足道的得失榮辱，爭吵一番。時代神聖的變革；千千萬萬人民的飢餓，流血，死亡；殉道者的受難；弱小者的哀號，他們似乎都毫無所知，毫無所覺，毫無所感。儘管他們每天從報紙上，從現實生活裏面聽見、看見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情，這些都好像另一個世界傳來的神話，與他們毫不相干，不會欣慰，也不會惋惜。「浪花裏度着優悠的歲月，冰雪凝固了血淚的奔流」，這兩句詩倒是今天一部份智識青年很好的生活寫照。

對於這樣生活的人，我們還可以拿愚昧和無知來解釋，因爲他們對現實世界根本不會有正確的認識，根本談不上有什麼強烈的愛憎。但最令人担心的倒是一些自命爲「正視現實」有着「思想的武裝」的知識份子，當

然，他們承認真理，明白是非，有些還參加了實際工作，可是他們對人對事，却沒有半點真實的感情。他們似乎受了一種偏向所影響，以為既經革命，就必定要冷酷無情，就得鍛鍊成鐵石心腸，才能應付這殘酷的一切。那怕是自己的母親或親愛的朋友死了，也絕對不許發出一聲嘆息，掉下一滴眼淚。同時以為革命不是一種慈善事業，科學不需要憐憫，所以當看到一個老乞丐嗷嗷飢號，一個傷兵痛苦呻吟，一個青年憂鬱喪沮，一個孩子孤苦無依，就會簡單地機械地想：這些自有它們的社會根源，沒有什麼了不起。」因而淡然置之，無動於中。如果這樣就絕對沒有可能理解：為什麼伊里奇在革命戰爭的忙迫與混亂中收容一個伶仃無助的小女孩，尼赫魯在獄中寫給他的妻子和女兒許多動人的信札。感情追不上理智的人，決不能有無微不至的同情，悲天憫人的胸懷，寬宏博大的度量，結果只能變成一部革命的機器（因為它還能夠工作），而不是一個革命的人。

這種「有光無熱」型（其實這種光，也不過是蒼白的北極光）的人物出現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並非偶然。自古以來，我們就受着「以理化情」這一類教義所熏陶。近日新興科學的輸入，又特別強調理性生活的重要性。更加以近二三十年來生死存亡的艱苦鬥爭，顛沛流離的社會生活，政治上的低潮，容易使人們的感情變得粗糙而僵硬。於是進步的青年們反對感性生活，放逐感情，也是很自然的趨勢。是的，今天的中國不需

要哀傷潦倒的哈孟雷特，衝動燥暴的唐吉訶德，纏綿徘徊的少年維特。我們所要求於青年的是縝密的頭腦，冷靜的觀察力和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但是這一切和健全的感情決不是絕對的對立體，而且它們正要相輔相成。理智好比軌道，感情好比火車頭，前者是準則，後者是動力。有着多量的熱情，失去了控制感情的理智和原則，必然招致失敗的危險。有着明確的理性認識，缺少了揚溢高度的熱情，也必然會液精打彩，有如驢子轉石磨一樣，把生命當作沉重的負擔。反過來說，只有被理智篩漏過的感情，才能晶瑩明澈，凝固而不飛散，堅韌而不動搖；只有被熱情充實了的理智，才能發揮高度的效能，達到百折不回，「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境界。

愛真理，喜智慧，是青年人的美德；敢笑，敢哭，敢叫，敢罵，敢愛，敢憎，是青年人的本色。理智和感情這兩種元素，應該在青年人的身上溶解在一起結合起來。人的生活是全面的，感性生活和理性生活同樣重要，任何偏向都不是健全。「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無情未必真豪傑。

【註】給「中和」這一名詞以明確的解釋的是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所謂致中和，就是把奔放的感情鎮壓下來，不使它們流於「過激」。強烈的感情為儒家一貫所反對，孔子稱讚關雎「詩經篇名」也說它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可見他是不贊成狂熱的抒情的，縱然在文學作品上。

論小說中的人物



• 戈力之 •

是人物活動的空間，是故事發生的場所，它更是爲了襯托人物而設立的。所以，小說中的故事和景物應該服從於人物，它們是依附於人物而存在的。離開了人物的那種爲講故事而講故事，或爲寫景而寫景的小說，結果只有失敗，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當我們寫作一篇小說的時候，首先要從自己生活體驗中觀察得來的人物，綜合成爲小說的「主人公」，清楚地想像出主人公的性格、行動、身姿……等等，然後再設

(一)
一篇小說可以比作一座洋房。如果說，小說中的事故和景物是士敏土，那麼，小說中的人物就是鋼筋了。人物、故事、景物的有機的配合，便構成了一篇完整的小說。正如鋼筋配上了水泥便成爲一座美麗的洋房一樣。小說中缺乏了人物、故事或景物，同樣都是不可思議的。但是，人物應該居於小說中的主要地位，他好像一座洋房的支柱，成爲全篇小說的骨幹。故事不過是人物的思想和行動所構成，而具體地表現着人物的思想意識的東西；景物

計故事的發展和景物的佈置。自然，在主人公創造的過程中，同樣也要想及故事和景物。但是，這不過是片斷的，零碎的，祇有到主人公決定之後，所計劃的故事和景物，才是有系統的，整個的，和統一的。如果首先便造定了故事和景物，然後再安排人物下去，結果人物便會受着它們的限制，而失却了完整的典型性。人物性格的暴露，自然也就不完全了。可是，我們也不能夠說人物完全支配了故事和景物。相反的，後者對於前者也有它們的作用的，作品中的人物雖然是產生出和決定着故事和景物，同時，它又活動在故事裏和景物中，也受着故事和景物的限制的。

而且，文學是現實的反映，是社會的產兒，它是受着時代和社會的限制的。在目前這個急劇多變的時代裏，一切的文學作品都應該是現實主義的，它應該負有暴露社會黑暗和啓示人生正道的責任。所以，在小說的創

作過程中，在人物、故事、和景物的發展和配置中，應該要直接或間接地透露出人與人間的關係，以及社會的黑暗與光明。也就是說，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和景物應該是現實的反映。如果一篇小說中的人物、故事、和景物，完全憑作者主觀的虛構而成，而不是在現實中存在的。那末，它便和那些古舊的劍俠傳一樣，成爲一些人們茶餘酒後消遣品，完全失却了它對社會對大眾的教育意義了。

(二)

人物既然是小說中的骨幹，那麼，怎樣才能使它的形象表現得具體和刻劃得深切呢？那便是要它具有現實的典型性。也就是說，作品中的人物，應該是從現實社會裏的許多人物的性格，階層特徵，語言、信仰、身姿、動作、習慣、趣味……綜合而成的。它應該是從千千萬萬的大人們的生活中攝取出來，而又活現於千千萬萬的大人們的心坎裡。正如「阿Q正傳」中的阿Q，是從現實社會中的千千萬萬的大小阿Q中攝取出來，而又活現在現實中的千千萬萬個阿Q的心坎裏一樣。目前一般人都習慣將那些富有精神勝利的人們叫做「阿Q」，這便證明了魯迅先生創作的偉大成就。同時也證明了只有綜合一般人的特徵而統一在某一個人的形象中的具有典型性的作品，才會博得人們的歡心和大衆的贊許。所以，小說中的人物應該具有典型性。作品中人物具有的典型性

愈完備，則這部藝術作品的藝術價值也愈高。缺乏了典型性的人物，好像是失掉了靈魂的人一樣，只是一個粗笨的木偶，而不能成爲一個活生生的人物了。

小說中的人物，不僅要具有完備的典型性，而且要具有獨特的個性。也就是說，不僅需要寫出人物的一般的性格，行動，語言……還要寫出他獨有的姿態，習慣，興趣……。不僅要表現出他大的階層的特徵，而且要刻劃出他小的，個人的特徵。祇有把人物的典型性和個性統一在作品裡，那個人物才會更加生動，更有活力。但，人物的獨特的個性的描述，不能和他的典型性違背。正如個人生活不能離開了社會的生活一樣。

作品中人物的典型性和個性固然要統一起來。可是，作品中相同個性的人物却是應該避免的。儘管在作品中有幾個社會地位和階層意識相同的人，可是他們的個性是斷斷不能相同的。否則便會使讀者混淆了作品中的人物，造成了全篇小說的單調乏味。缺乏了藝術的多樣性的統一，也就是傷害了作品中的「善」和「美」。果戈里在「死魂靈」中，能夠將同階級的人寫成許多不同的性格。這便是他寫作的特點，同時是他的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篇小說的人物，往往不會是一個人，正和一個故事的结构往往不會是一個人一樣，尤其是長篇小說，由於故事的長遠和場所的複雜，人物往往是很多的。但是這很多人物在作品中的地位都不是完全一樣重要的。他

們之間是有着主人公和次要人物的分別。正因為這樣，有些人寫小說的時候，便往往只着重于精深雕刻和對主人公典型性格的創造，而忽略了次要人物性格的描寫，將次要人物看作無關重要的東西。結果便傷害了作品的均衡發展，妨礙了全篇小說的完整性和統一性。

人物的典型性格，不僅要在他的行動和形象的描寫中表現烘托出來，而且還表現在他的語言上面。事實上，處在不同的社會地位和過着不同的社會生活的人，他們的口語往往有很大的差別。這就是說，人物的語言是往往不會超出他的生活經驗之外的。一個滿腳牛糞目不識丁的人，絕對不會說出『主觀』『客觀』等術語；而那些自命爲正人君子的人，說出什麼『他媽的』！『一類』的話，也是很笑話的。所以，小說中人物的語言，也得經過作者的精神磨鍊，使它能夠和他的性格地位統一起來。托爾斯泰所謂：『讓事物自己說自己的話』，便是這個意思。

至於人物性格的描寫，最好是用側面的烘托，而避免戲劇式地直接說述。應該要在人物的行動，語言和場所的描寫中，使讀者自己去領悟典型人物的性格。例如魯迅先生寫『阿Q正傳』的時候，並沒有直接地說明『阿Q』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可是，我們讀完了它之後，便知道阿Q的最拿手把戲就是精神勝利法。所以在作品的後面蘊藏着很多的東西，給讀者自己去回味和發掘出來，這才是最好的藝術作品。

此外，關於人物的命名，在寫作的骨兒，最好能用些工夫，使人物的名字能夠和他的性格地位相切合。自然這並沒有一定的規則的。

(三)

典型性格是作品中人物的靈魂，作品中人物的言語，行爲，！！是適應着它而發展的。可是，典型人物是從何處發掘出來和怎樣創造出來的呢？

這裡，我們首先要反對那些只以一個人做模特兒的做法。因爲一個人的性格未必能代表全階層人們的性格；一個人的行爲，也並不能代表全階層人們的行爲。高爾基會說過：『主人公的性格，是由許多個別的特點作成的。這些特點是從他的社會的羣體中，他的行列中各色各樣的人物裏取來的。』那麼，我們要創造一個小說中的典型人物，就得擴大自己的生活圈子，親身跑到社會去，參加革命戰鬥的行列，從實際的生活中，從社會的總的關係上，觀察和分析各種各樣的人的生活，看他們對人生的看法怎樣，他們的生活態度如何，他們會說出怎樣的語言和做出怎樣的事；！！等。而且，當我們進行觀察社會現實的時候，要具有正義的，強烈的社會感情！！愛與憎，對於社會中的一切現象；不能一概加以同情，也不能全部予以憎恨。看見了現實中黑暗的一面，還得要找尋光明的一面。要牢記住：祇有懂得憎的人，才是真正懂得愛的人。



將來的天氣怎麼樣

于 洵

在這篇文章的前面，讓我把拙作『對自然抗辯』的一段詩句寫下來作一個引子，那就是：

『朝着將來的日子透視一下，
不可抗拒的

天氣的大革命就要到來，

執行那種任務的是科學，

表現那種工作的是人造雨，

在這篇文章的裏面，讓我先問

你幾句話，由你自己去解答；使你

感覺到認真談起天氣來，也應該通

過科學的道理！

好啦，我問你：

你聽到過『今天的天氣真討厭

！』一類無聊咒罵嗎？

你聽到過『今天的天氣……

哈哈！』一類空洞而帶着虛偽的

笑話嗎？

假如有人把天氣當着一件正經的事情來說，你不覺得稀罕嗎？

啊！天氣，在一些人看來是『無足輕重的』，然而，在另外一些人看來，却是非常緊要。

是的，水手駕着海船，離開海岸到幾千里以外的海上；飛機而帶

着飛機升騰到高遠的雲層裏；以及

大地上勞動着的農人在他們底工作中……偶一提到天氣，或者天氣的

變化偶然給他們以一些預示的時候

，他們總要驚心地昂頭去凝視天色

，看看狂風急雨，是不是就要向着

自己襲擊？因為天氣和他們的關係

，就像生死和他們的關係一樣。

水手，飛機師，農民甚至於你

和我，對於天氣的認識是必要的，

要能顧到天氣的變化以及未來現

同時，在我們實地觀察和分析

的過程中，要多作隨筆和速寫，隨

時把生活中的片斷的事情具體地記

錄下來。經過了一段蓄積的過程，

典型人物便會自然地活現在我們的

腦海中了。這裡，我們可以肯定地

說：生活經驗愈豐富，人物的典型

性格便創造得愈完滿，作品的藝術

性也就愈高。可是，單憑生活經驗

還不够，而且要經過作者的敏銳的

想像。當我們着手寫作和寫完的

時候要切實地衡量下面的問題：要

怎樣才能使典型人物表現得具體？

要怎樣才能使人物的性格刻劃得深

刻？人物的性格和語言是否互相關

一？……等。因為典型人物的形

象，必須要通過作者藝術角度的觀

察，客觀的分析和靈活的想像等，

才能活現在紙上的。

一九四三、十、五、於連縣

象的預測，那就更好了。

在這裡，讓我們來一個插曲，
插曲的主角假定是你，又假定你還
個主角是一個以天氣晴雨為轉移的
企業家，你一定願意拿一萬元來買
天氣的保險，另外，要是你能正確
地預測出一個月的天氣，你就得大
走運氣發一場大財的！

天氣對於人類的生命財產是怎
樣地重要呀！那也難怪許多科學家
在盡力作着一切有關於天氣的研究

對於這個研究，已經動員過天
體物理學家，電化學家，算學家，
技術工程師以至於進步的政治學家
。你知道嗎？M·伊林著的江明翻
譯的『人類征服自然』一書上曾經
說過：『一九三三年的十一月，蘇
聯的科學家們聚集在列寧格勒的一
個大禮堂中：氣象學家，數學家
，電學家以及其他專家，從許多城
市跑來討論關於天氣的問題，』
有一個報紙曾經登載過蘇聯土
克門斯坦爾研究院（Turkmeni-

stan Rain Institute）中物理學
家斐杜沙也夫（Fedosayev）和他
底研究同伴共同立下一個願望；希
望鑿電化學控制試管的溶液一樣
去控制大氣，因為『大氣也是一種
溶解體，它是溶解在空中的水的溶
解體，有時候這種溶解體變成渾濁
，水就分離出來，而形成雨，電，
或雹……』

這是一種改造天氣的理想，要
使這種理想完成，是一個非常困難
的過程。對了，根據M·伊林說，
在這個過程中，有美國科學家們在
泰克薩斯州（Texas）用大砲榴霰
彈和火箭對天空轟擊，一天以後才
得到幾滴細雨，後來有康乃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教授華倫
【Warren】和彭克洛夫脫【Dan
Croft】用戰鬥機去攻擊厚重重
的雲塊，戰鬥機上裝着一種機關，
使一些沙粒在這種機關裡電氣化，
然後投到空中，使帶電的雲塊聚集
而撞擊，使那些比較大的水點吸住
比較小的，形成細微的雨滴而落下

此外，還有工程師海脫（Haight）
和台維斯【Davis】設計建造的造
雨塔，他們在塔頂放出電波，空中
的雲就被引到塔頂，如是，氣壓下
降，紛紛的細雨就由聚集的雲變成
細雨而落下。

無論是天空轟擊，無論是攻擊
雲塊，也無論是造雨塔的作用；所
費都太大，所得都太小，可幸那都
是一個試驗，要使得一個理想實現
，這種試驗是必要的。

那樣的一個理想，『直到一九
三六年才得到初步的成功，如是一
個翻破了字典也找不出的『人造雨
』就應着那成功的理想而出現了。
在想象中，『人造雨』如果像
舞台的布幕一般地被應用，所花的
資本如果比較城市自來水的供給價
格還要便宜，大家需要雨的時候就
會得到雨，不需要雨的時候，就可
以把雨制住，而暫時讓位給太陽光
來發揮它底熱力，至于霜霧和雪呢
？有時也不妨讓它們來那麼一下。
照這樣看來，要是你急于問我

「那樣的天氣怎樣？」

「我應該這樣地答覆：『可從人造雨的應用情形得到解答。』」

因爲，現在人造雨成功，揭開了天氣大革命的序幕，等到將來，人造雨普遍地應用了，天氣大革命的怒潮就會驚人地展開。

那樣的一個大革命，也會人間其它的大革命一樣：有破壞和毀滅的，有創造和新生的。

對了，在天氣大革命的怒潮中，那自然安排下來的任性而殘酷的秩序，會被破壞的，旱災和洪水大禍會被毀滅的，另一方面，革命的，天氣會叫地上和地底下的水流動，無論沙漠，也無論平原，都變成可以耕作的沃土，在這廣大的沃土上，原來的河道，得加以整理，沒有河道的，得佈列一些新的河道，這表現了它的創造工作，至于新生的工作呢？那更明顯了，不是嗎？人們可以在沃土上建設各色各樣的農場，豐美的稻，麥，高粱等等，也可以分區種植起來，蜜柑，香蕉，

檸檬，枇杷等等，得使所有那鄉土性畜養起來，牛，羊，狗，馬，以至雞，鴨，鵝，魚，可以在適當的天氣裏得到很好的飼養。……

這時，一些附有創造性的重工業，好幾花園陪伴着大地一樣地陪伴着人們的生活而新生了，至于交通工具呢？主要的已不是洋船和火車，而是天空中高速度的飛機了！

有着科學的保證，那樣的明天，是可能到來的。

事實逼着你去相信，將來我們底子子孫孫在那麼樣的一天裡生活是自由的，他們所思想的不再是人和人的戰爭，他們在學術研究上的進步會比我們加快了八十倍。

在天氣大革命發動以後，自然變換了一個新秩序，冷暖，晴雨，冰霜和雪等等，都掛起服務于人們的襟章，聽從着人們的指揮。

至于人們，由于我們子孫們的聰明和進步，他們把侵害別人的，我們祖先習下的劣根性全都忘掉，

而轉注意于集體生活和公共衛生，所以，生活的組織也有許許多多的改變。

可能的，每一個家庭能從地方放氣站得到熱氣或冷氣的供應，人們將還所得到的氣體，通過一種叫做調節器一類東西，自由地調節所需要的天氣。

在新的自然秩序裡，在新的子子孫孫底生活組織裡，大地更茂盛地生出許多東西，城市更複雜了，什麼城市，什麼鄉村，會沒有本質和形式上的分別，工廠和農場連在一塊；工廠的生命就是農場的生命，農場的生命也就是工廠的生命。

子子孫孫們注意自然的秩序和組織，也注意自己的合理生活上的適應和舒服等事，對於空氣中帶電的微粒，灰塵，油類所揮發的汽油，以及其他潛藏在別種氣體中的不潔的東西，一概給以嚴密地防止着，他們防止那一切東西的工具，是在門和窗上裝置着的空氣過濾器，經過過濾器的氣體，總要受到檢查

，受到消毒的處理，因此，一切不清潔的東西，都不能闖進他們底屋子裡。

緊接着過濾器的是一個空氣吸管，吸管分成兩部份，一部份備露出一個大口在門和窗的外面，另一部份則可以向屋子的裡面曲折伸展。

空氣過濾器，空氣吸管這樣的兩樣東西，一齊配合着前面所談過的天氣調節器，人們得任意地加熱或者變冷，然後由聯接着的小暗管，把乾淨的空氣分送到各個房間或工作室裡去，至于那所有不乾淨的用途的空氣，是要排洩到外面去的，就像 A. M. Low 所說的一樣：「將來，沒有空氣過濾器的屋子，是不衛生的，就像現在把污水潑到地板上，而不傾入陰溝裡去一樣的不衛生！」

在我們底時代裡，有人說：「天氣變壞了！」所以，許多有階級常常爲着這個問題而擔憂。

在我們祖先的時代裡，地質的

時間告訴我們說，曾經有一個時期，地球上，許多地方都被火熱所遮蔽，另外又有一個時期，大半個地球全被冰雪所封鎖。

在將來，天氣大革命以後，我們底子子孫孫，對於我們祖先以至于我們底生活加以考察的時候，將有許多許多的笑話啊！他們對祖先和我們底知識的貧乏一定很驚訝！對於祖先懂得住處寒熱；對於我們爲了解決寒冷的糾纏，而在屋子裡燒起火來受得住煤煙的事，以及爲了笨重的工作，而在熱天冒着流汗也不在乎的事，一定大惑而不得一解！

時間從悠遠的古代一直到現在，科學教人類聰明了許多，今天，我們懂得控制河流和瀑布，也是科學教會我們的。因此，我們底時代裡得到了無限的動力和航運的便利……

將來，我們底子子孫孫還可以，用進步的科學來控制天氣啊！

在我們的預想中，由于將來的

天氣，不吝嗇地給人們以最大的幫忙；什麼「今天的天氣真討厭！」以及「今天的天氣……哈哈！」一類的口頭禪，就不會再有了！

(接上第3頁)

我謹提出幾種折衷的方法，以就正於教育界諸先進之前：

【一】多採用填測驗表作讀書報告等新方式代替舊日的問答方式

【二】試題應注重思考力和組織力的測驗，給予答者以最大的發揮自己意見的自由；

【三】試題不宜過多過長，使答者有充分時間思索和表達；

【四】考試不定期舉行，使學生隨時準備，不必「加開夜車」，損害健康；

【五】每次考試後應將試卷發還，由教員提出各試題領導學生作集體討論。

【秋雲】

招 娣

羊 君

太陽也好像只願意和淘氣的孩子們親暱，當一羣野孩子出沒在高崗或是廣場上做什麼玩意兒的時候，他那火熱的光輝親吻得孩子們的臉孔像蘋果般的暈紅；但當着一個憂鬱的孩子的前頭，他却老願意藏在密密的雲層的背後，像個富於同情心的老婦人，臨到人家悲慘的場面，也會陪着掬一把辛酸的鼻涕，或者拿出手帕來掩飾住悲哀。

而今招弟又陷入沈思的情況了，她默默地對那躲在破布似的雲層後面的微弱的太陽光輝，是禁不住作如是想的。她那有點逗人可愛的當發笑時更能夠顯露出來的淺淺的酒渦，如今也難得再現在她那褐色的臉頰上了。

招弟是屬於萬千的貧苦農家孩子的一個，她的出生，顯然的是不會受到家庭的歡迎，從下面的幾句片斷談話，我們是不難想象招弟是怎樣被接待着。

經過了難堪的陣痛暈厥了如今又甦醒過來的中年的產婦——也是名義上她的媽媽，眨着無光的眸子，望了望剛把嬰孩收拾乾淨的鄰婦，從慘白的嘴唇里發出微弱的幾乎不可聽見的顫音：

「什麼——三——嫂？」

「又是女的！」回答的也似不高興的口吻。

「唉——」媽媽嘆了一口長聲，以乞求的眼光看那鄰婦：

「那麼，三嫂，我，我求求你，看有什麼人家要的，不管做婢女做等郎嫂都可以，只要人家肯收養，什麼鬼地方我也肯放她去。……真的，放她去，總比她爸爸回來又要裝入菜籃里拋在山崗上等人拾去好些……唉——」——好像費了一大疊氣味才說了出來。

而那個被稱為硬心腸的爸爸却並不會等待招弟出生的分曉，早背上一把鋤頭讓自己溶沒在汗污而沉重的工作中了。

這樣，什麼在等待着這剛分出母體的微小的生命是很顯然的，她沒有嘗受到半點親生父母的溫存撫愛，不是做父母的殘忍，而是貧窮與無知逼迫着他們要這樣做——在她出生的第二天早上，便被相距有數十里遠的一個同樣貧苦的農家抱了去，說是抱來做女兒，因為她們家很久以來不會有過孩子見面了——不論男的或是女的。但，其實她們抱去的另一個目的——做粵郎嫂，縱使不會說明彼此也應該分曉的。她們的確希望由這個小女孩過門之後，能够招引出一個活寶貝——男小孩，也是她的未來的丈夫來。於是她們都叫她「招弟」。這是象徵着未來的幸福的。

這樣，並不能使你感到驚奇或者以為是好笑的事情，因為只要你會關心過母親和祖母一代的生活，只要你曾熱視過現實的農村，你是不難發現無數的已喪失一切青春的活潑氣概的姊妹們，她們是曾經過或是現在正經歷着最慘暗的小媳婦生涯，她們忍受着委實再也無法忍受的痛苦，她們從生長的第二天起，便和痛苦命運相聯結，痛苦的命運好像是一個韌帶，好像是她身上的血肉與靈魂，直纏着她們伴送她們走完整個人生！

她們消磨着青春的時代，以致於整生活動的地方都逃不脫那狹隘的小圈子：家里，田地里，廟子里。最

初是婆婆和丈夫的氣餒，接着是兒女們的奴隸，最後又必然的以魔王的姿態出現，反轉來把自己終生感受的苦楚可怕地惡向她自為敵人的最弱小者——小媳婦，對於她往日抵受的痛苦要討還雙倍的利息，這種一代一代的循環下去，報復下去……

出人意外的，倒是招弟沒有像其它小媳婦一般的命苦，童年便浸透了眼淚與招來了創傷，比較他們起來，她是幸福的——如果少受到苦痛可以說是幸福的話。她有着不會虐待反而有點愛她的太太，婆婆，和媽媽，這是新家庭的全體，雖然應該說還有一個爸爸，但，那是不可算數的，因為從她活在這個新家庭的第一天起直到如今已整整有十四個年頭了，從沒有見過爸爸的一面，也不會得到過關於爸爸的任何消息，爸爸是死是活連婆婆和媽媽也有點茫然，爸爸是怎麼樣子的？招弟說不出來，她只知道爸爸是被婆婆強逼着和沒有愛情的媽媽圓房後便恨恨地跑回南洋去的，這是後來人悄悄地告訴她的話，爸爸發誓永不回家，而可憐的媽媽却在期待着期待着：一年、兩年……以至十數年！生活的艱辛，她忍耐下去，婆婆的虐苦，她也忍耐下去，本能要求的煎逼以至於無法制抑……唉，還是忍耐下去！她期待的將是什麼？任誰也不能告訴她，而到後來她自己已覺得迷惘悵惘了。

這個家庭是相當可怕的，虛廟似的陰暗，却又沒有虛廟似的安寧，她們的生活是貧窮而且寒冷，然而她們

以不能融和地過活，太太和婆婆在以前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一對，雖然到後來由於太太年紀的進入衰老喪失了以往的烈火性子而居於退讓的地位，只變成過事勝叨而已。然而婆婆却很快又找上了新的敵人新的對手——媳婦，那是更難於諒解的一對，她們即使是爲了一點小小的無關緊要的事情而引動了爭執，彼此都不惜以最惡辣的字辭來挖苦對方，誰也不肯輕意放鬆了誰。最初媳婦還有點怯懼與退讓，認爲她到底是自己的長輩，但到後來連媳婦也不願這些了，且有時比婆婆來得更爲兇猛。她們爲什麼要這樣呢？同是命苦的女人啊！這是使會唸的過幾年書的招弟所苦斂和想不通的事。她們都缺乏粗朗男性的愛撫來照明與融和她們心底深處裏狹隘的一角。真的，媽媽且不用說，而太太和婆婆又何嘗不是很年青便喪失了丈夫的愛的。

招弟的幽靜與慣作沈思的性格大概是由於這個家庭影響下所促成的，固然，自從她參加進這個家庭以來，她們並不會錯待她。相反的她們都以家庭的一份子，都以親生的兒女般的親切來看待她的，特別是老太太，也許是長久不會有過小孩子在她身前身移來圍繞熱鬧了，也許是她的近死的枯涸的心田更需要初春的雨露來潤澤吧！她是更喜愛得什麼似的，無疑的，招弟的參加進這個家庭，無異給予這長久處在幽黯生活中的她們帶來了一絲溫暖的春意。

但這個家庭的陰暗生活却不能不影響招弟一個頗爲

長久的時期以至於至於整個人生，雖然她現在還不會忘掉孩子的氣息，一切健康孩子應有的：活潑，笑聲，輕快，粗率，幼稚……她都還保有這這珍貴的一切——而這一些也是一股難得的輕快的風，有時是以吹散那些痛苦生活所疊堆起的滿天的陰雲的。但，她却沒有春天似的暴雨與夏天似的烈日那末的狂熱來表達出自己的痛苦或是快樂，她是永遠保持着深秋的蕭條的晴空那末的幽靜，就是最痛苦與最快樂的時候也常常祇是默默用自已底心來領受，她是用更多的時間來放在沈思上的。

二

戰爭，毀滅了一切，也改造了一切：就是最冷僻的角落裏，也逃不脫戰神所佈下的網羅；就是最頑固的傢伙，也將被迫着在戰爭行進中變形——或者新生或者潰滅下去。

M城自從有着十六架染着血污圈子鈞鐵鳥在這平靜的天空出現并投下了牠的文明的禮物——炸彈以後，這已是一年前的事了。人們再也不致於像好幾年以前初度發現鐵鳥時那末的神奇與幼稚地以接待天神般虔敬地來歡迎牠們。老婆婆也不再那末傻頭傻腦地跪在路當心磕着响頭喃喃地爲自己和家人祈禱，他們都明白這是象徵着新的災難的降臨，他們每一張臉孔上都刻記着惶惶，焦急和憤恨的記號，特別是當巨雷的炸彈在土地開花的時候，田里工作的漢子，會忽然地拋棄那夥伴他終

生也是東縛他終生的鋤頭，沒命地跑往家里去；而正在家里哺乳的媽媽却又會突然的放下懷中的嬰孩，抓着一條枕袋，慌慌張張的跳向門外去；一個平日以鎮定見稱在市鎮上開店的老闆，當聽到驚耳欲聾的馬達聲在自已店頂的天空盤旋匝轉時，竟也慌亂了手脚，把平日早已打疊好的一包鈔票一包賬簿遺落在店門角落，而自己去以誰也難阻止的速度一口氣跑到郊外去。在這災難降臨的一剎那，誰也不曉得那一處的立腳點才算安全？誰也不敢想象一刻鐘以後生命的遭遇！

老太太也就是在這次變局出現以後半個月的光景死去的，年老的太太是承受不起那過大的驚嚇而患了心悸病死去的。

老太太害怕鐵鳥的神情是多末可憐呀！就是在睡夢中也還不時聽得到從她那乾凜的嘴唇吐露出嘶嘶的夢囈：

「什麼飛機又來啦！什麼飛機下蛋啦！」

接着便從斑駁支離的破棉被里拖出那骨瘦稜稜的尖手在搖動着，好像在阻止別人又好像在關懷着招弟似的聞歌的嚷着：

「還不快快躲起來，不要出聲！作孽呀！不要命囉？」

老太太便是在這樣嚷着恐慌着掙扎着死去的，在招弟底心的深處刻上了傷痛的烙印。

太太的死，在她自己是擺脫了貧窮與受苦的日子。

她已找到了最終的安息，然而被撇下的活人們却沒有她那末瀟灑；爲了要草率的埋殮太太，家里已典出了一間屋還負下不少的債；爲了鐵鳥的出現，強制疏散的命令下了，有錢的人們都帶着他們珍貴的生命和較生命更爲珍貴的財物紛紛地遷到偏僻的山村去。

市容也顯然改變了，這里積下一堆斷磚夾着幾片瓦礫，那里兀立着一扇黢黑的危牆，好像在向趕夜市的人們訴苦，又好像在等待着誰來撫慰和替他伸冤！

貨架空虛了，只勉強的堆疊着幾種容易脫手的東西，好像只爲了撐撐門面才點綴起來的，小夥計在慘白的燈光照耀下也露出那末頹唐的神色，人們的眼睛是交換着悲憤的光輝。

物價是驚人地上升，而且常常是買不到你所需要的。而工作却老是不容易找到，招弟的一家是過着更其凄苦的日子。婆婆和媽媽也變得更容易動怒和難以相容相處，她們吵鬧的次數更多了，終於在一次較大的衝突之後她們無法調解的破裂了，她們分了炊，一個說：爲了省却麻煩；一個說：爲了免得受氣。

在這些日子里，招弟是常常躲在人背後哭泣的。

三、

媽媽近來變得使人更難以摸捉了，她很少說話，常常一個人呆在屋子裏沈思，就是婆婆罵她，也只隨便應付幾句便走了開去，好像一切都不在乎似的，而且不時

的到外婆家去，起初招弟還不引為奇怪，以為這是因為媽媽一個人生活不來，因為雖說是分了家，其實媽媽什麼也不會分得，家里所有的一些田地或入息都全由婆婆獨佔了去。婆婆說這些東西要等她吃死後才能交出來讓給媽媽的。而一個婦人家，沒有一點可憑依的怎麼能生活得來，所以媽媽只好依賴娘家。她覺得婆婆也不太公道了，但這點招弟又不敢說，因為她也是跟婆婆一起吃，只晚上才伴媽媽歇宿的。

但漸漸地覺得這種解釋不能使人滿意，特別是媽媽的日見冰冷的態度，難道媽媽不愛招弟了嗎？然而又不很像。有時媽媽又會突然的目不轉睛的注視招弟許多時候，這份溫存的問這問那。

這幾晚睡覺醒來的時候也常常聽到媽媽嘆息的聲音，她想媽媽一定有什麼重大的心事苦在肚里，但是為什麼不說出來叫招弟分担那些痛苦呢？她又預感將有什麼重大的事件將要在這個家庭里或者竟是媽媽的身上發生，這個要來的事情一定比太太的死還來得嚴重。晚上睡覺的時候，她也緊緊的貼近媽媽的身邊，好像媽媽就要被誰搶奪了去的。

午夜醒來時，招弟又聽到媽媽的嘆息聲音，她也翻了一個側身，故意咳嗽起來，好像告訴媽媽：你的嘆息你的苦楚我招弟全都曉得，為什麼你却老藏在肚里不告訴我？

果然，媽媽聽到招弟的咳嗽聲說起話來了：

「你還沒有睡？唔，還是醒來了麼？」

「唔，媽媽，這幾晚你好像不會睡覺，好像心里有——難道媽媽身體不好過嗎？我起來泡點茶給你喝喝吧？」

說完了招弟翻了一個身，準備着下床的樣子，媽媽連忙按住了被面不讓她起來。

「不，我沒有什麼不舒服，不過這幾晚來有點睡不着，不免想想一些事情。」

「想些什麼事情呢？」

招弟追問了一句，也眠下去不再起來了。

「唉，想什麼？想想你，想想自己，也想想你那惡鬼婆婆！」

媽媽像有滿肚子怨恨的說出了婆婆兩個字。

「可是，你想我做什麼呢？還有你自己和婆婆呢？」

招弟不能不這樣好奇的問。

「哦，想你，就是想到你今年已有十五歲了，不多幾年你就要嫁出去，變為別家人了，你或者可以找到好處，却撇下婆婆和……」

媽媽還沒有說完，招弟不高興的搶着說：

「唉！連媽媽也來取笑，還怪得別人？」

「這是正經事兒，難道你永遠不嫁人嗎？那才怪呢！」

媽媽辯解着。

「是的，我就是長大了也決不嫁人的，我現在要努力讀書，將來長大時，我要出來社會上做許多事情，我要使辛苦了一世的婆婆媽媽得到快活，我也還要使許許多多和婆婆媽媽一窩受了整生痛苦的人得到快活，我更要使我們這一代的婦女不要再走婆婆和媽媽的老路，不要再忍受那些痛苦，但我不希望自己一個人享福！」

她好像怕誰要來打岔似的亂忙着急的一口氣說下去

「女兒，不依靠男人，幹得出什麼事來，根本一個個人家，麻雀兒，那裏撒得動瓦！」

媽媽不禁苦笑着嘆息的說。

「媽媽才懂嗎？因為媽媽不會進過學校，所以媽媽不懂得這些道理，我們女人，這樣受氣受苦，這是因為現在的社會不好，但是我們女人並不是從古以來便這樣委曲受氣的，記得學堂里的先生會告訴我們說：在原始社會里，男女是一樣能幹，男女是過着平等自由的生活，而且，必然的，在不久的將來，在打勝日本鬼以後，把新中國建立起來的時候，我們婦女會再一度的擡頭起來做個真正獨立自由的人！」

她突然的像個宣傳家一樣，說得那末高興和那末着急，好像舊世界就要在她面前崩潰，幸福正向着她們招手。如果那微弱的植物油燈光未曾吹熄，是不難可以瞧見她那因過度興奮而發紅的臉孔。

但是媽媽却未曾爲她那高度的熱情所感染，相反的媽媽却以抑制她的口吻說着：

「不要說得太晚了，讓婆婆聽見又要罵死啦！——」

那裏有什麼享福的日子，即便有，也輪不着我們窮人，根本一個窮人家，一生下來，便註定受苦的命！」

媽媽那末消極的感傷語調引得招弟深深的不滿，她禁不住撮起嘴唇哼道：

「迷信，什麼命註定的！」

看看媽媽不再反駁，她才又繼續的說：

「媽媽，看吧，這樣快活的日子不會很久便要到來的，只要大家齊心，只要大家努力，連婆婆和媽媽也得努力，努力趕走兇惡的日本鬼，努力剷除害大家的東西，我們就會有快活的日子過，莫說媽媽，連婆婆也看得見這新日子的到來，一定的，不會很久的！」

那末堅決的語調，特別是收尾的幾句，招弟是格外實力的把他說了出來，好像不這樣是不能說服媽媽的。然而媽媽對那渺茫的幸福不大感覺興趣似的，她沈默了，經過了一個頗爲長久的時間，才又問：

「告訴我，你喜歡婆婆還是喜歡媽媽呢？」

這突然的發問倒使招弟有點爲難起來，照本心她應該說，她愛媽媽也愛婆婆，但是又怕說了出來媽媽不高興，想了一想，她祇好這樣說：

「我愛媽媽，但是，婆婆也是個可憐的人！是不是媽媽！」

「是的，婆婆也是個可憐的人！」媽媽這樣環繞着——「你應該更愛婆婆，多奉的照顧婆婆，以後你有好

處時也切不可忘記婆婆撫育你的辛苦啊！」

原來媽媽是這樣好人，她也這樣愛着婆婆呢！雖然日裏婆婆還那麼刻毒來罵過她，婆婆一定怕不曉得媽媽的內心，她想着明天有機會一定要告訴婆婆，使她也明白過來，不再吵鬧，大家像一家人似的，那豈不是更好？

招弟這樣想着想着的便睡着了。在睡夢中她做了一個美麗的夢。

——她夢見自己長大起來，生活在陽光與笑聲洋溢着的春天里，人們是多麼努力與認真地做着各種有益的事情，人與人的關係是建立在互助互愛之上的。許多往日熟識的女朋友們都在社會上擔任着種種重要的職務：或者是做了工程師，或者是做了飛行員，科學家……她自己做了醫生，她決心要掃除人間的疾苦，但這個國家只有疾病的痛苦而沒有其他，所以她便選取了這行職業，她是那末忙碌呀！終日是奔來走去，但不覺得一點受累，反而感到無上的欣慰。他替人家醫病都是不收費的，因為人們都不是爲金錢而工作。而她所需要的一切，也能够向這個國家取補滿足。

她回到家裏覺得家裏也充滿了陽光與笑聲，爸爸已回家來了，因為家裏已沒有使他痛苦的事兒。婆婆和媽媽也那末相好了，她們不再吵嘴了，婆婆看待媽媽像是自己的親生女兒。她快樂極了，嘴裏哼着美妙的音樂，笑着跳着踏進大門。媽媽快樂似地跑了過來，一面替

她拿下皮夾包一面笑着說！

「剛才他又來過了，等了你好半天，他對我們說，他要向你提出結婚的意見，徵求你的同意。」

她知道媽媽所說的他就是她所最敬愛的青年醫生——舊日的同學G君。但她不好意思的說：

「不，爲什麼要這樣着急呢？我們還沒有做很多的事情啊！以後告訴他，不要只顧到自己的事情上頭。」

「不要這樣任性呀！他所說的也不是沒有理由，結婚有什麼不好呢？你們都早到了合法的結婚年齡呀！而且你們結婚後並不會妨礙彼此的發展和新社會的建設，相反的，你們結婚後，更能够取得許多方便和幫助，你爲什麼這樣固執呢？……」

剛才他還說和你結婚以後，他要和你共同管理一個大醫院，把這地方的公共衛生担負起來，要把這里的病人減少至……

媽媽略停了一下又接着說：

「你不是怕結婚後要和我們分離？那是用不着擔憂的，只要你們倆願意，可以永遠和我們住在一起的！」

「我偏不結婚，我偏不結婚！看他怎麼樣？我要警告他，如果他還這樣着急的話，我們拉倒好了！」

她故意激着媽媽，但是媽媽却微笑着不理了……

……

……

……

第二天早上起來，她還在回味着昨晚的甜美的夢境，但是她媽却不曾告訴她一聲又到外婆家去了，而且一直不見回來。晚上招弟只好陪着婆婆睡覺。婆婆也覺得極其煩燥的，她想：難道那可怕的事件已卸來了嗎？她焦慮着。

果然，在媽媽走後的第二天，外婆家來了一個婦人，她告訴婆婆：媽媽已決意不回来了，她說在你們家里，足足活守了十五個年頭的寡，而狠心的男人却不會有過一個字脚或一句言辭來安慰她，她大概今生是沒有希望和狠心的男人會面了，再等也還是個失望，和婆婆又沒有緣分，自己不會養下半個兒女，如今生活這樣苦，她好依靠誰和指望什麼呢？她走也對得起人和對得起祖先神鬼！

招弟還沒有聽完早進房子里痛哭起來，她覺得眼前是一片漆黑，她心里是感到多麼的寂寞和難過呀！特別是聽到媽媽是因為沒有生下兒女才出走的，更使她傷心。她想：她不是媽媽的女兒嗎？和親生有什麼兩樣？她知道了，媽媽並不是因為親生不親生，而是因為招弟也是個女孩子的緣故！在媽媽她們眼裡，女人是不算人的，是不能幫助或是解決媽媽什麼困難的。媽媽真太狠心呀，連決心要養出的一剎那，也不告訴女兒一聲，也不讓女兒的眼淚——這是窮人唯一的贈品呀！——淌在媽媽的面前。

她哭着哭着，在模糊的意識中，她聽到外婆家的人

走了，又聽到婆婆整天聲嘶力竭罵着媽媽，婆婆像是癡狂了似的，聲音是那末尖厲，曾辭是那末刻毒，到後來甚至什麼難堪的污穢的字眼也加在媽媽的頭上去，她漸漸為媽媽着急和恨起婆婆來。她想：媽媽並不是那樣下流的東西，「媽媽是被吃人的社會吃人的禮法所犧牲的一個」，媽媽已犧牲了整個青春了，媽媽本來還打算準備犧牲一世的，但如今生活却煎逼她不能再在這里呆下去，她忍痛含羞的——在她自己是這樣覺得的，走上求生道路，難道這也是應該罵的嗎？難道要跟上婆婆走完同一的老路死路——犧牲一世，剝盡人生幸福，這一世悲慘陰暗的奴隸生活才算合理嗎？婆婆真太自私了，自己已被黑暗痛苦麻痺了感覺，也不高興看見別人有掙扎擺脫黑暗痛苦的機會！

招弟不再哭了，委實她也哭得疲乏了，她知道要來的事終於到來了，而哭也是不能追回或有所改變的。她默默地想着一些事情：想想過去，也想想未來，想想自己，也想想整個受苦的人類，忽而又想不到可憐的媽媽，她不由自主的低下頭來，默禱着：

「願媽媽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

忽然一陣冷風吹來，這是十二月刺骨的寒氣，招弟禁不住打了一個寒顫，無聊地望那愁雲密佈的灰色天空：

太陽呀，你為什麼不走出雲堆來，照照破衣的孩子呢？他們是何等渴望養你的溫暖的撫慰呵！

道旁的屍體

江 雄

在那遙長的從海邊

伸入田原、山谷、

祖國底腹地的

公路邊，

荆棘的叢莽或者——

破蔽農舍的籬笆下，

我們看見一條像樹木一樣

倒下的屍體。

屍體睡在赭色的土地上，

這樣僵硬地把兩條枯枝

一樣地脚伸向路心……

而路心，那些健步如飛的雙腿，

泛起蚯蚓般脈絡

肩着沉重的貨物——

桐油或者錫砂

和一筐筐茶葉、草蓆、的土產，

向着那唯一出口孔道的海岸去，

那與取子彈與汽油的海岸去。

在海與陸的間隙中，

在破壞了不能通車的廣道上，

他們是無數的橋樑啊！

因為他們不息的勞動，

因為他們不會疲乏的勞動，

支持着抗戰，

渡過了祖國無數的厄難。

他們一身種田的本領，

他們一身蠻牛似的氣力，

都集中在厚了胼胝的

雙肩和兩張寬闊的腳掌上。

他們只懂得負荷和奔走，

而每天只嚼着兩碗粗米飯，

沒有肉食啊甚至要啃芋薯；

除非那一天打走了敵人，

我們重新王有自己的園地，

我們才有上好的香米和肥豚啊！

他們不捨風雨地奔走，

好像流水一樣奔走着，

集結着肩挑的行列：

從原野到山間，

從平地到陡峻，

翻越千重萬重的嶺嶂，

無休止地起伏着的岡陵。

……

一個生存的意志，

和苦難的逼迫，

在領着他

不畏艱難的奔走着。

背負着重担，

還有仇恨與苦難。

一天，寒暑把病菌

侵入他的內臟，

身體因為過份的操勞

而缺乏抵抗，

況且又是缺少醫藥的僻壤啊，

使他喘息在疾病與死亡間了。

傷勞過步的身體需要歇息啊，

可是，家呢……

家在那邊！

那邊淪陷在凌辱與屠殺里！

而今疾病使他踉蹌遺忘了。

無力地躺在巨大的黑影里，

把呻吟傾訴給大地，

把無盡苦痛底嘆息，

向着灰色的天穹……

夜色巨魔一樣地吞噬了山原，

荒野在秋風中淒冽地悲鳴。

飢餓與寒冷抽蕩着，

這個顫抖着觸鬚一樣的身體啊！

他想起了遠在烽火里

溫暖的家園，壯碩的耕牛、

和馴善的小畜，

啊，最使人惦念的父母和妻子啊，

還有頑皮的兒女……

在他痛苦緊閉着的心胸上，

滾過一道溫熱的暖流了。

於是，淚珠奔出了深陷的眼眶，

在黑夜裏滾着可怕的光啊。

……

……

於是黎明。

黎明的金光

鋪滿了大地。

無量健步的腿依舊川流着，

奔向他們的道路。

他們的汗珍珠般

從額上滾下來。

在籬邊，樹蔭篩動着陽光的道旁，

他們發現一個好像很倔強的

兩脚蹬直的屍體，

一角醜陋的褐布

從腹部翻起了掩上

那沒有血色的

乾癟的頭顱，

好像不勝慚羞着的樣子，

向着那些奔跑着過路的同伴，

遮蓋着自己醜陋的臉龐……

十一月六夕成



編後語

無盡休的日子，帶走了酷熱的太陽，又帶來了刺骨的寒風，從六七期合刊出版到現在，足足經過了半個年頭。其間，我們接到過不少青年朋友的來信，給予我們無限的鼓勵和督促，間或問及我們所以遲遲不能出版的原因，對於他們關切的熱情，我們除了衷心地表示感激和歉意以外，實在再沒有什麼話可說。

一切醫生都是疼苦的，何況是一個營養不良而又難產的嬰兒，這一期學園能够在今天和讀者見面，有如「劫後重逢」，在我們已經是不勝歡欣和喜悅了。

下一期，我們預期能在明年一月末出版，如果我們的希望不落空的話，學園中正在萌芽的春草，將以輕快而新生的姿態，迎接一九四四年的春天。同時更希望讀者諸君以辛動的園丁自居，合力來耕耘這塊荒蕪已久的土地。

鐵筆

蔣璩

有如忠誠的兵士
折斷一桿寶貴的紅纓槍
我
在猛烈的戰鬥裡
在聯隊與聯隊的對抗裡
失去了
我所憑依的鐵筆
那是和紅纓槍一樣的
鋒銳的鐵筆啊
那是和紅纓槍一樣的
適合于它主人揮動的鐵筆啊
有了它
敵人就沒有命
如今
它飛到不知名的地方去了
那些臂上掛着失去光澤的
血紅的臂章的
多毛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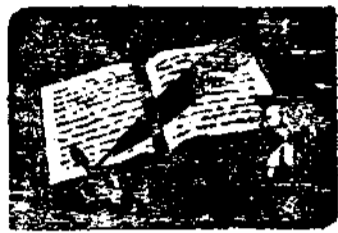
那些挖掉祖宗的坟墓
插上太陽旗的手
那些晝伏夜出的
將兄弟們自己的口糧
運過封鎖線
向猙獰的野獸獻媚的手
那些撕毀在寒冷里顫抖的
兄弟們的衣服
給自己做桌巾的
法西斯強盜的手
那些終日摸著
刻有花點子的
動物骨頭的怠工的手
出現了
都出現了
出現
在前綫
在後方
在猛烈的轟炸下
在睡着的田野和笑着的城市
在人與人接觸

土地與土地接觸的邊沿
趁着沒有月亮，星星
和一盞燈的夜
趁着人聲的紛擾
趁着我
沒有銳利的紅纓槍
那枝寶貴的鐵筆
我急了
我從地上拾一塊黑鉛
像折了紅纓槍的
忠誠的士兵
拿出他們曾經用過的
老百姓的鐵鋤一樣
我
重又走入我們的聯隊
和敵人搏鬥
夜尙未央，路還遙遠，但值得
自慰的是我們也正還年輕，沒法避
免開崎嶇，我們就不辭一再的挫敗
，不能跨過黑夜，我們為什麼會怕
在黑暗中捱磨，儘管風雨如晦，儘
管甚至聽不到鷄鳴，可是地球在轉
，地球在轉，有誰比企圖阻撓這週
轉的人更可憐？有誰比清楚地知道
這些人之可憐更值得自慰？
夏衍：一個旅人的自白

文人薈萃的地方

記莫斯科作家俱樂部

M. Gruzd 作
李門譯



俄羅斯古典文學給我們很多關於那個時期的官吏的，貴族的，商賈的，狩獵者的城鄉俱樂部的描寫。當契訶夫描述它們的時候，他控訴這些俱樂部的煩擾和它們不斷的放蕩。他痛切地問着：將來會不會有一個俱樂部，它并不以吃着酒來互談逸話或者在青色的玩牌桌子上消磨着不夜天為吸引人的理由？但契訶夫是不能親眼看見這種俱樂部究竟是怎樣的了。

「我們的俱樂部確是這樣的，在那裏我們可以毫不困難地去招待契訶夫，假如他還活着的話。」一個知名的蘇維埃詩人曾在莫斯科作家俱樂部的集會上這樣地說過。

這樣的一個俱樂部現已坐落在窩羅夫斯基街上的一間大廈裏——這條街所在的地區以前會一度為貴族們所居住過。在大廈的旁邊，屹立着一座美麗的側面飾着圓柱的建築物，根據題語，這座建築物是紀念托爾斯泰底「戰爭與和平」的，它現在是蘇維埃作家聯盟的所在地。

作家俱樂部的一切，它底早已是華麗的房間裏牆壁

，它底人時的傢具和平民化的空氣，非常方便于休息，靜臥，細談或者友誼的論爭。

在款接室的一個角落裡，坐着一個青年詩人跟一位白髮作家，他的判斷和忠告是為這位青年詩人所珍貴的。另外一邊坐着一個老作家，他們因為回憶起廿年前一椿文學上的諷刺事件而大笑起來。

好不容易纔在俱樂部餐室找得一張空桌子，那餐室的烹調法是遠近知名的。在其中之一桌，我們見到兩位著名的舵師，他們似乎正和一個同等馳名的小說家進行着熱烈的辯論；別一張檯，人們正討論着怎樣去準備一盆 Shashlyk（一種有着濃重香料的高加索肉食），使它會帶有 Tolstai 的家鄉風味。

當我們剛巧找定一張桌子的時候，鈴聲响了，它催促會員跟遊客們快到音樂堂去。用着餐的人忽忽地吃完就像倒水般的走進堂裡去，那裏很快就給人們擠滿了。沒有一個人留在圖書室，款接室以至於桌球室，在那裏，蘇維埃英雄 M. 和杜帕諾夫，光榮的北極探險的飛機師之一，兩個劇本和幾種書籍的作者，剛對着一羣愉快的觀眾，表演完他的發球技術。

在音樂堂里，詩人波利士巴士打力朗誦着他的譯作

Philet's...

俱樂部的會員可以告訴你很多在部內消遣的非常有趣的日子。比方有一天，當抵達俱樂部時候，他們發現自己像爲飛機飛毯所運送一樣馬上到了烏克蘭，光潔的烏克蘭地毯，陶器和土織的布草裝飾着整個房間，七十幅烏克蘭油畫家的作品懸在壁上。俱樂部是舉行烏克蘭文與藝術日哩！中午開始舉行藝術展覽，翌晨一早舉行烏克蘭集體歌舞的演出，文學藝術日就完結了。

巴夫羅揚先那，烏克蘭詩人及專門學者，朗誦他的新詩。A. 干力枯克，著名戲劇家及烏克蘭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代表，以他底新劇的片段呈獻在他底莫斯科朋友之前。作曲家埃阿殊第一次介紹出他底歌劇「詩人的命運」第一幕。以烏克蘭民歌爲基礎的音樂把聽衆帶到尼泊河的海濱，那里，在飄拂的楊柳樹下，坐着達抗斯庶陳多，一個烏克蘭的革命詩人，描寫着基輔的薄暮。遠遠的什麼地方，迴响着由田間回家的農民底歌聲……！蘇聯人民藝人里脫雲能多寓路占門夫，烏克蘭女歌唱領袖唱着一些烏克蘭民歌和羅曼史。烏克蘭文學藝術日之後，跟着又舉行各民族的文學藝術日，油畫及其他民族藝術裝滿了俱樂部的房間，各民族的樂曲演唱着，舞蹈表演着，文學作品朗誦着。

俱樂部替會員們備置好各種講座，漫遊會和討論會。不久以前，以「空中之主」見稱的著名飛行發明家P. 格洛賀斯基曾過訪「筆之主」的俱樂部，那天適值是

俱樂部的「豐明日」。

格洛賀斯基把他的未來飛機模型向羣衆解釋，展覽的東西有各種天體的解剖模型，無線電控制的汽機，圖解的聲浪儀和其他有趣的發明，音樂會是這一天節目的尾聲，它包含各種用無線電控制的新的樂器。

別的盛會是益爾蒂訶夫將軍誦讀他底五十年軍隊生活記事錄，波哥利普夫教授報告「現代戰爭的經濟問題」，專門學者米丁作關於列寧底文學遺產的講演。許多著名的作曲家在這裡表演他們的作品，人們常常可以在俱樂部中遇見知名的藝術家，航空員，北極探險家，建築家和紅軍將領們。

然則作家他們自己呢？

幾乎每一個成功的文學作家，都在俱樂部的款接室中公開的朗誦。俱樂部給予詩人，散文作家，小說家，翻譯家，猶太作者，藝術家，歷史文學家，演員，人民藝人以特別位置，那里同時有研究普式金文學遺產的委員會之設。這些組織，每週召集開會，討論新工作一次，同時聽取作家們，批評家們的報告。

俱樂部特爲喜歡狩獵的會員在莫斯科城的鄰近開設了兩個美麗的狩獵場。在莫斯科城，大約住着八百個蘇維埃作家聯盟的文藝作家，他們多數是莫斯科作家俱樂部的會員。參加的會員須在俱樂部會議中投票通過，這個會議是由A. 托爾斯泰主持的。（下接第39頁）



兩粒藥丸

綠苗

今天早上，我忽然病了起來。頭沉重得像有鉛塊壓着，全身熱得很厲害。

「到醫務所叫醫官看看吧！」一個同學好心的對我說。

我相信了，跑到校醫處去。同時，跟着來的又是一個害着和我同樣病症的同學。

「看病麼？」醫官問，話語里面含着一些失望的神色。

我們坐到診病檯前，醫官問明了我們的病症，按過了脈，接着是束手無策的搖搖頭，嘆了一口氣，他走到放藥檯前，拿起藥瓶，毫無氣力的說：

「只有兩粒金雞納，怎樣好治病？他吐了一口唾沫在痰盂里，又將藥瓶搖了幾下，只聽得「咯咯」瓶里發出來的聲音。

「那怎麼辦？」我問。
「教我有什麼辦法？反正是沒有藥，這兩粒給誰吃呢？」

我和那位同學面面相覷了片刻，眼光都是在說：

「給誰吃呢？」後面卻藏着一句：

「給我吃吧！」
最後還是醫官替我們想了一個解決的辦法：

「你們抽籤吧！看誰運氣好就

拿去吃。」
結果，我獲勝，兩粒藥丸從喉嚨里吞了下去。那位同學無可奈何的埋怨着醫官：

「爲什麼不叫學校買藥呢？怪不得沒有藥吃。」

「不叫？一個星期來開了六次單給XX，他卻板起臉孔不理會，叫我都不好意思再開第七次了呢？」說起買藥來，醫官確有點憤憤。他向窗外望了片刻，回過頭來，慨乎言之地說：

「真叫人動火，學生滾藥吃，只說我的不是，但他自己卻是個吃得面紅耳赤的大胖子，那還管得着學生面黃肌瘦、體弱神衰？」

我望了望天花板，覺得脚下無力將身體再支持下去，傾斜得有點欲倒了，正想回去，醫官冷冷的說：

「你們叫校長先生開服中藥吧！他是操拿手的。」我們沒有回答

回到寢室里，躺在床上，頭更沉重了，似乎整個房間在旋轉，同學們的談話聲是刺耳而煩燥。口乾燥得叫人難受，吃了兩粒藥丸，毫不濟事，只得怨恨地想：爲什麼不給那位同學呢？也許對於他能奏效吧！

中午，天氣異常悶熱，令人窒息難堪。寢室空空如也，同學們都光了。

突然，從隔壁女同學的寢室裏發出令人骨酸的慘叫：

「唉……嗚，嗚嗚……熱死！我死，嗚呀！」接着又是哭聲，呻吟聲，床上翻動的噁噁聲！

「怎麼不料警官看看呢？」

兩同學

阿珂

洪中止了他的「雜也納狂想曲」的彈奏，懶洋洋地把梵娥鈴棒在碗形的黑盒子上，隨後一交倒進床里，深深地吁一口氣，左腳「擱落」地一聲掛到書桌上，他那黃澄澄的朱皮鞋，投影在道樂器上。

窗外的水溝潺潺地流着雨後的積水，遠處的松林里傳來蟬鳴聲。

「唉！」洪把身體轉了一轉，臉埋進氈子裏，淘氣的小孩子似地滾着。

個尖細的嗓子

「看他媽的鬼吧，沒有藥吃。」

「另外一個女同學暴燥地說。」

一時嘈雜的喧鬧起來，不久又復沉靜了，又是病者的呻吟，叫喊……我感到同病相憐的難受，頭更暈痛了。

很久以後，我失去靈魂般似地睡着了。

這時，和他住在一起的同學老韓剛從衣箱里小心地檢出了一本「哲學選輯」。當韓仰起他瘦長的臉，那由幾條美麗的細綫條湊成的豐潤的洪的臉龐，映進韓的烏溜溜的陷在眶子裏的眼珠。

「半個月了！多長的半個月呵！怎麼連只字片紙也沒有？」還說寄相片來！」洪想着，從凌亂的抽屜里拿出一本紫色天鵝絨封面的照片集，翻着，他的目光又溜到一

張微笑着的，持髮的小姐照片上。

欣悅又在他的臉上展開了微笑。直到情感的激烈的迸發使他疲倦了，

照片集子跨胸在他的胸脯上，他才閉上眼睛，深深地吸一口氣。

韓用手指梳了一梳稻草堆似的頭髮，走到洪的床前，瀟灑地，低聲地問：「洪，怎麼？」

洪的眼眶為思索的刺激而紅潤了，他痴痴地盯着老韓，却又難為情地笑了一笑，把老韓推開，陡然跳了起來，拖着韓的手。

「去，去，馬上走！」洪拖着韓便走。

「等一等，讓我把這本書攔好。」

「別管它，別管它，不會有人偷的。」洪顯然有點不耐煩了。

「不是這意思！」韓輕輕地說，把他的「哲學選輯」放進原來的衣箱，然後加了鎖。

「不把梵娥鈴放好？」韓問。

「回頭再說，回頭再說。」——這宿舍簡直悶死人！虧你能够錄日

價坐着看書。」

粵北夏季的兩後，天氣是格外清朗而涼快的。午後的太陽躲在偏西的白色的淡淡的雲彩後面，從淡雲的篩子漏下來的陽光是疏薄的，溫暖的。南風帶着濕潤的和煦撫弄着新植的梧桐葉子，葉子得意的搖曳着。

田畦里茂盛的稻葉，把四野塗抹得碧綠。他們走到田基上，幾只正在田里鑽水，游泳着，追逐着生了腳的蝌蚪的小鴨子，悠然自喜地咻咻叫着。

洪是一位海外富商的兒子。而對韓，他是一向尊重的，雖然韓沒有梵娥給，沒有照相機，但他却有一雙對事物明察秋毫的銳眼，有一張會說話而又常常沉默的嘴。還有一顆母親一樣愛人的慈心。

他們走近了學校辦事處，迎面走來一個洪的同系的班友密斯朱，她嚷着說：「密斯脫洪，你有一封信在我手裏，要嗎？」

「開我玩笑的。」

「你打賭，還是粉紅信封的？」

「那的？那就給我好了……」

「洪心裏在暗喜着。」

「給你？太便宜了，請「會芳園」吧！」

「那可以的。——你太會挖苦人家了。」他又轉向韓說，「你不

去嗎？」

「你們去吧！」韓蹙着眉頭，目送這雙衣飾鮮麗的背影走下斜坡，消失在一個樹的後面。

「同時，由收發員的通知，韓也收了一封掛號信。當他把這封中央

豎一道紅綫的地道土信封展開，抽出一張一百元的酒票的時候，一股

熱流掠過他的心中；他吞一口熱水，垂低了頭。他的深陷在鞋子裏的烏眼珠的寒光，正投落在鞋子的破

（接上第35頁）

「合費每月五羅布，支持俱樂部經費來源是政府撥發的文學基金，這筆文學基金每年達五十萬羅布之數。」

「一個著名的外國作家在他世界漫遊中曾一度到莫斯科作家俱樂部。在吃晚餐，玩完一兩場桌球之後，他開始由一個房間到另一個房間聽聽不停

洞漏出來的小趾上。當他看準他父親那呆滯的字跡：「……家境每況

愈下，加以百物騰貴，每月入不敷出……」他就想起家來了。

他父親從前雖是一個富裕的地主，可是自從煤油燈替代了豆油燈

盡，家境就一天天地衰落下去了。父親的頭髮漸漸灰白了，額上的皺紋一年比一年加深，腰骨也一年比

一年彎曲了，可是父親在信尾却又說：「不要緊了，對在你們都要大了！」

韓太息着。他回到了宿舍，宿舍是死寂寂

的。洪的桌上，梵娥給遺橫在黑盒子上，像魔鬼吐出舌頭。弓兒却掉在地上。

他坐在桌子旁邊，開始寫：「父親大人：……」

「……」

「……」

「……」

「……」

「……」

「……」

「……」

白莎

白莎，獨個兒坐在黯淡的松蔭下，鬱鬱地望著暮色蒼茫靜謐的山野。

「白莎，出黃田壩散步去嗎？」

「你去好了，同學！」

她沒精打采地，而又像集中思想的表情，輾轉在綠茵上。她愛好文學，愛寫詩；性情溫柔，靜穆。於是同學便嫌她太不天真了。

「不要影想凝思了，一個人多冷靜呵。」我一時發愁起來，擾亂了她的想像。

「當靜寂時，思想與情感，是更濃厚更接近自己的。」

「呵！你又在寫詩了。」

「……」白莎微微地凄然一笑。

我把它搶到眼裏。——

媽媽！

爲了祖國

我給烽火所招誘

何秉政

離開你溫暖的懷抱；

要以我嬌嫩的屍骸

燃亮人間。……

我獲得了新穎的啓示，沉默的人，比那拍馬吹牛、虛談白鬧的人，具有更大的熱忱呵。

「你是一粒沉默在鎗聲里的子彈！」我向她笑了。

「不，我要像小鳥般縱情地跳躍在人間。」白莎否認着跳開去。

晚風一陣陣飄拂過，樹梢沙沙地嘶叫着，白莎看見那燒紅的晚霞，蒼翠的山巒，黛綠的樹林，痛感到悵然無聊；她站起來又坐下去，又噓了一口氣；她睜着那奇裝異服，撒嬌淫笑，隨便鬧戀愛的香港小姐，那些整天巡街的詭關走狗，便嗟嘆惱怒；又想起壓迫學生死讀詩經的飯桶教員，簡直要發瘋了。

這事實更激怒她了。她恨不能插翼飛離開這遍體瘡痍的鬼地方。

「烽火，請燒燬那醜惡的骸骨吧！」煩惱，憎恨在白莎心中燃燒。

熱辣辣的驕陽，蒸晒着大地，我和白莎坐在一顆碧綠的樹蔭底下，軟柔的綠氈上，接受着南風溫情的掬挪。

「唉，真討厭的晴，鬼！」

「怎樣呀，給書魔纏傷了嗎？」

「我驚訝地問。」

楊文堅頭髮刷得滑亮閃光，穿着嶄新的白襯衣，和一塵不沾的皮鞋，還戴有一副橙黃眼鏡，手鐲，戒子，晶瑩光潔，笑眯眯地走前來。

「好一個誘惑呵！——我想。」

「沒有接到信嗎？爲什麼星期日都不出來玩玩。」

「信是收閱了，」白莎陰鬱地回答。

「今晚出來談談嗎？我明天要去翁源了。我父親要我去的。」

「請原諒，我有點頭痛。」

「唉！白莎，你的口老是關閉着。」

秋之唱

筱君

當老雁飄落了第一片黃葉
劃破一池的死寂安詳
異邦人
檢起塵封的日子
逆旅的途程擦起遠行的吁嘆
該又是初秋的荒涼
感懷的季節
在異邦人山道的履印
投下多少輕蟻的說語呀
人，遠了
山，狹道的崎嶇
風沙的迷茫
對旅人有過長時日的研蝕
遠行者蒙油的心
有不自然的壓榨呵
該又是初秋的惆悵

「多謝！我已服過藥了。」
一陣冷寂無意思的談話，楊文
堅快地滾走了。臨別時，他現出
羞愧的苦笑。
「記得，白莎，要給我寫信。」
「火過冷水，是多麼難熬呵！
我說。」
「你又怎能了解人家呢，我自
從在曲江認識他以後，他便像蒼蠅
般纏繞住我。他，他是什麼？擦皮
鞋，梳頭髮的工作者。」
早晨，微子外面的原野瀰漫着
濃霧，稠密的松樹在迷濛中給風兒
搖擺搖擺，綠草顯出貧血瘦弱的臉
龐，滿像個可憐的少女。白莎瑟
縮在白紗帳里蒙着被頭，悲傷地吸
泣着。
「做什麼呀？」我拉開她底被
帳，「你從來沒這樣過！」
她在枕頭側傍拿起一封信丟在
席上。這信是她父親寄來的。
「……你太不愛我了，白莎。
想不到你初出茅廬，就拋棄事業，
同人家談什麼戀愛呀？！孩子，你
回來吧！父親再不能供給你了……」
「你打算怎樣？」我心里難過
得很，眼角刺痛起來。
「這是事實嗎？我死也不回家
去受苦，他們已替我訂了盲婚。」
白莎憤懣地說。
白莎要離開了，臨行匆匆，一
陣依依的戀情，震盪在心坎里面。
她，黑黝黝的眸子映着淚珠，眼白
漲起紅筋，勉強地苦笑，遞給我一
首詩：
別了，同學！
請拭乾了眼淚笑笑吧，
爲了我尋真理的所在，
我要馳騁在秀麗的原野上，
縱情地跳躍在烽烟中，
別了！同學，
要是明天我給波濤吞噬了，
那請你歌唱吧
這是一粒種子！
爲我寫篇詩去紀念她！
「六月改作於龍仙城」

總念的季節——
在故廬的門檻

寄與多少清冷呀

老人迷濛的記憶

當又想到塵垢的衣箱裡

遊子破舊的棉襖了

秋，感懷總念的季節

會悄悄地壓沉旅人驚遠的憧憬

旅人，把生命付給里程

爲了對黎明的依附

該有倔強的骨幹

以傲岸的嘲撫

笑秋源的落葉吧

讓陳年的記憶

面前的悵惘

往事與來日的吁嘆

深埋在陳年的荒塚

幸福麼

以最大的忍心

把它擲給遠方

編者附記

我們一開始就有這樣的聲明：

請青年朋友們大胆把自己的作品投

寄本欄，我們當以多量的篇幅刊載

。截至上期爲止，我們收到的來稿

達二百篇以上，琳瑯滿目，美不勝

收，但是過去本欄每期發表的文章

，多則三四篇，少則一兩篇，這是

無法使作者諸君感到滿足的。

爲了實踐我們的諾言，今後本

欄決定擴大篇幅，盡量刊載諸位青

年朋友的作品。

這一期發表了六篇作品，一共

七千多字，佔全部篇幅七分之一，

打破過去各期的紀錄，同時我們打

算對於每篇作品的技巧和內容，都

提出一些意見，以供作者和讀者參

攷。

綠苗君的「兩粒藥丸」是一篇

很有趣味的報告，雖然事件本身平

淡無奇，筆調都相當清新簡練。它

很技巧地從側面暴露出學校行政的

黑暗腐化，這是每個細心的讀者都

能夠看得出來的。

「兩同學」，「白莎」兩篇作

品都是以人物爲中心，作者底企圖

是描繪一個或一個以上的人物，「

兩同學」是把兩個出身不同性格不

同的大學生作一個鮮明的對照，「

白莎」寫一個憂鬱的女學生，好在

這些人物對於我們都並不陌生，他

們是否具有完備的典型性（請參看

本期戈力之先生：「論小說中的大

物」一文），聰明的讀者自有公評

。至於我個人的意見，如果把兩篇

作品放在一起，我覺得以「兩同學

」寫得比較深刻而有力，作者善於

從細微的動作上表現出人物的性格

（例如洪隨便把梵娥鈴亂丟，老韓

却鎖好了「哲學選輯」然後出外

了），這是他成功的地方。其次，

腐蝕

張 健

鐵爲什麼會生鏽？
酒爲什麼會變醋？
死水爲什麼會發臭？
有菌的東西
爲什麼會發酵？

你那在感情的泥沼裏
打滾的人，
你那在生活的鞭子下
低頭的人，
你那在黑夜長途中
跌倒的人，
不必訴苦，
也無需申辯；
一切的一切
都不是偶然。
生命的淘汰是無可避免的啊：
不戰勝死亡，
就得毀滅于死亡。

人：
不是生下來就自甘墮落，
也不是生下來就懂得鬥爭；
罪惡有它的根藏。
誰寬恕了敵人，
誰就讓敵人腐蝕了靈魂！

當老樹禿了枝椏
凋謝的池沼
舖滿一身黃葉
該又是深秋了
季節在旅人瘡癢的心
絞進難堪的鬱結
也叫旅人烘動青春的血脈
以對死亡的倨傲
對季節的淒涼

「白莎」這個人物是現實的，可是性格表現得不够鮮明，使讀者只看見她一個模糊的面影，篇中的詩句也暑嫌生硬。
「夜課」可算是一篇很好的速寫，作者以不到一千字的篇幅，描畫了一幅很生動的圖畫，筆觸輕快而流暢。可惜內容太平淡，沒有什麼含義。
在我們收到的來稿中，幾乎有一小半是詩篇，可見青年朋友對於詩的愛好。這里選登的兩篇，格調相當完整，造句也經過細心的錘鍊。

但，在「秋之唱」一詩里，作者的情緒未免過於憂悒了。
這里的意見是很粗淺而大膽的，當然不能算作標準，如果有不足不當的地方，我們熱烈地期望青年朋友們加以補充和指正。
人間的愛情，只有真理的愛情不三翻四覆，唯一持久的幸福是耐下心熱烈地追求真理。不過，我們必然時時刻刻準備拋棄一切屬於我們的東西，財產，榮譽，愛情，工作和生命。我現在就準備好了。
羅曼羅蘭：愛與死的搏鬥

晚課

李惠遠

當夜色迷霧從遙遠的天邊漫進了仲元底山崗的時候，散步在林草地上的同學也慢慢的踱了回來。因爲這課繼續今天課程中最後的一堂——晚課。

天全黑下來了，汽燈把我們帶進了課堂，牠被高高的掛起來，急急的在喘着氣，那值得驕傲的光芒照在每一個人的身上，有時候還照到窗外那墨綠的發亮的樹葉，人們爲了取得更大的光，把書掉靠得密密，假如要在這裏通過，這會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初進課堂的那一陣噪雜，在沒有人注意的時候消滅了，同學們雖然是密密的擠在一團，然而課堂是靜悄悄的，他們沉浸在自己的功課裡，在這情景之下，假如你是一個客人從窗口望進來，你一定會說他們是在紀錄着一些嚴重的事。

忽然的，一個同學和他的同位說起話來了。起初是低低的，然而

越來越起勁了，那位姓黃的竟高聲的笑起來，那一笑却顯過了那靜悄悄的課堂。同學們像從夢裏醒來，用着憎恨的眼光對向那同學的臉孔上，他也像得到了懲罰一樣，自覺地低下頭來，這也就結束了他們的談話，於是寂靜又跑了回來。

在課堂的一個角落，離我這裡很近的地方，一個同學擡起了頭，他那凝視着汽燈的眼睛更顯得晶瑩了，臉孔輕輕的泛起了玫瑰色的紅，他翹上了那細小的眉頭，鼓起那

細小的嘴巴，他像在思索着一些事。看過去像一個高傲的神士，然而却又像一個在海氣的浪濤中；大概又是一條幾何習題預備了這孩子

不知在什麼時候，課堂又像噪起來了。時間過去了，一些同學已完成了他的功課，漸漸的人們也從緊張的氣氛裡解放出來，唱歌，說話都得到了自由，然而沒有多久，在號角的催促下，汽燈帶着我們走出了課堂。

黑黢黢的山崗的小石子路上，他們慢慢的踱着，用不着匆促，因爲又清算了一天的課程，愉快的心情哼着愉快的曲子。晚上，快樂的人一定做個快樂的夢。

本刊自由定戶辦法

- 一、通因物價飛漲，無法訂立長期定期閱價目，由第五期起，特另訂本刊自由定戶辦法。凡願爲本刊自由定戶者，每戶先交刊費國幣一元（多者聽便），款到後，由本刊出具收據，以後按照本刊每期定價扣除，扣滿後，即行通知續定，如需掛號郵遞，請先聲明，郵費照加。
- 二、以前定戶繼續參加本刊自由定戶者，照售價九折計算扣除，以示優待。
- 三、郵票代洋十足適用，但在一元以下者爲限。
- 四、集體加入自由定戶有十人以上者，扣除刊費時，一律九折計算，以示優待。



編者先生：

【上畧】我現在所任的工作，是一間兒童教養院最高年級的級任，因為要指導學生們作升學的準備，責任當然重一點。但是這件工作早已規定由教務主任親自負責，然而這位仁兄却是有名無實的，往往借故停課，這樣一來，院長看見了，當然大大不高興，於是命令我去代他負責。

責任落在我的肩上，我自然高興去幹，可是事情並不這樣簡單，當這消息一發出以後，那位教務主任便立即展開工作，去給學生們補習。假如我也執行院長的命令，恐怕使他感到難過，甚至和我衝突起來。不執行命令嗎？又會受院長的責備。處在這種進退維谷的情況底下，我似乎已失去了判斷的能力，連日都為這個問題弄昏了……

這件事究竟應如何處理，請給我以指示！

S A君：

現在一般青年朋友在工作崗位上，最感到難於應付的不是工作本

身，而是許許多多錯綜複雜的「人事問題」。爲了應付這些問題，他們不得不浪費許多不該浪費的精力，碰到許多不該碰到的釘子，這當然是一件憾事。

你所謂的那位教務主任，既然「過而能改」，自動展開工作，還不失爲一個「好人」，和一些死硬的「老頑固」不可同日而語，那末你應該盡一切力量協同他工作。如幫忙他搜集教材，督促學生溫習等，但要處於輔助地位，切勿妨礙他的上課時間，同時，你可以將實情向院長報告，免得她怪你怠工偷懶。

編者

簡復

李娜君：

你要用方言寫作，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嘗試。高爾基曾經再三再四提醒作家應向民間語（包括各地的方言）學習，果戈理也會說過，討厭民間語的，造不出精美的文體。你這種努力，決不會是徒勞的。

不過，用方言寫作，也有缺點：第一，用它來寫作時，就有許多別的地方的人看不懂；第二，方言常常有凌亂，鬆散，粗糙，貧乏等弱點，如果把它應用在寫作上，非經過一番探檢，洗鍊，補充和改造不可。

新建設第四卷第十期有一篇徐中玉先生作的「哥德與果戈理論文學的語言」，文中曾討論到方言的應用問題，請你找來參閱一下。

編者

秉歐君：

你的來信，就延了很久，這封信，本來沒有公開答覆的必要，但又不不知道你在學校還是在家中，不

能寫回信給你，現在只好在這裏作
覆：

你決定「撲滅父母體味的愛，
還學以去過集體生活」，這一點我
們認為是絕對應該的。希望你能够
起最大的勇氣，打破這「溫柔的桎
梏」。

不過，你應該盡一切力量去安
慰和說服你的母親，使她了解求學
的重要，有了這樣的了解之後，她
就不會阻撓你離開家庭了。

你那位入編遠征的大哥，有了
音訊回來沒有？請代我們向他致最
大的敬意。

國際拾零

倫敦標準晚報登載了一則似笑
話其實不是笑話的故事：匈牙利派
到南美某國的大使向該國總統呈遞
國書

總統問：「你代表何國？」
「匈牙利帝國」，他答道。
「哦，那麼你們有國王嗎？」
「沒有，我們是霍爾第海軍上
將統治的。」（霍爾第是匈牙利的攝
政王）

「海軍上將？那麼你們一定有一
支海軍了？」

「不，我們沒有海軍。」

「原來如此，貴國是中立國麼？」

「不是，閣下，我們在和俄國
打仗？」

「哦，請問爲甚麼呢？」

「因爲閣下我們要奪取西
里瓦尼亞。」

「哦，那西里瓦尼亞一定
是在俄國人手里了。」

「不，西里瓦尼亞是在羅
馬尼亞手里。」

「那末，你們在和羅馬尼亞打
仗了，是不是？」

「不，閣下，羅馬尼亞是我們
的同盟國。」

總統拿起了電話筒，他的表情
恍惚了，他說話的聲音很緊張，他
說：「把我送到瘋人院去吧！」

本期青年園地刊載了你的
大作，對於這篇作品的意見，已經
在「附記」中刊出，不再贅述了。
編者

李林君：
蒙你供給我們許多寶貴的意見
感甚！

自下期起，我們決定增加學術
講座一欄，介紹各種基礎知識，以
補救目前課本上的缺憾。

青年園地已經從這一期起擴充
篇幅，自然，在這一欄里，我們並
沒有限定祇登載文藝習作，其他各
種各樣的文章，也一律歡迎。編者

徵稿簡例

- 一、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
- 二、投稿文字，一律請用語體文，
每篇字數以五千字爲限。
- 三、來稿請於稿末註明真姓名及通
訊地址，發表時可用筆名。
- 四、來稿請附足回件郵票，不厚時
當即退還。
- 五、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刪
改者請先聲明。
- 六、來稿無論刊載與否，一律寄奉
本刊一期，以酬盛意。
- 七、來稿請逕寄曲江河邊廣興四號
信箱「青年園地編輯室」。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三八六號
廣東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登證字第一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貴州郵政管理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定價國幣三元
外埠另加郵費